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遊覽一

**原**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 **補**又內則曰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

不指城上不呼 **原**詩曰以遊以遊 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 周禮曰禁屬遊飲食于市者 淮南

子曰所謂樂者遊雲夢陟高丘耳聽九韶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鈞射鸛鷄之謂樂乎

遊覽二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鐘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元圃之上

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重膏銀燭之寶 又曰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春山是

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 **補**列子曰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蒟騮而左騶

耳右騶赤驥而左白癡主車則造父為御商簡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騶盜驪而右山子柏天

上車騶伯為御奔戎為右一日行萬里 **原**家語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孔子四望喟然歎曰

二三子各言爾志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黍黍 說苑曰齊景公遊海

上樂之不歸六月 **補**范蠡既佐越滅吳遂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 **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之上莊

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新序

曰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 戰國策曰昔楚王登彊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

以臨方渚其樂忘死 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

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列女傳曰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

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囿乃顧謂二女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 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上會稽山望於南海

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傍海上北至琅邪 **補**淮南子曰盧敖遊大海至蒙谷之上見一士卷龜谷

而食蛤蜊敖曰夫子可與教為友矣士歎曰我方南遊乎罔罟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



濛之光吾與子汗漫遊於九域之上乃舉臂奮身入雲中教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史記曰漢太史公有子名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湖北涉汶泗講業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射鄒嶧尼困鄆彭城過梁楚以歸 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敎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漢侍中習郁於岷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茨覆水是遊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世說新語曰晉羊祜鎮襄陽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殺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 世說曰晉王羲之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遊名山泛滄海歎曰我當以樂死 南史曰宋謝靈運爲永嘉守郡有名山水遂肆志遨遊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

意登躡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世說曰宋宗炳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南史曰宋袁粲領丹陽尹獨步園林詩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得意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嘯詠自得 世說曰許詢字元度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南史曰張子偉居京口得故刁景純廢園結茅齋居焉啜粥飲水嘯傲松竹之下十有餘年

一日聞江東湖湘山川之盛杖策獨行登廬阜從彭蠡經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兔穴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 又曰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不已 世說曰梁簡文入華

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唐王勃旣廢客劍南嘗登葛嶺山曠望慨然長思 唐書曰李白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常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苟若無人晚好黃老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

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采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



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革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 王維字摩詰太  
原人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 唐  
書曰杜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  
令具舟迎之乃得還常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又曰張志和以親既喪不  
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兄鶴齡恐其遜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豹席棹  
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  
往來苕霅間善圖山水嘗撰漁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憲  
宗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為嚴光之比 又曰孟郊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灘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  
聞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 李約司徒汧公子雅度元機蕭然冲遠嘗得古鐵  
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自隨逐月夜泛江登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宋史曰黃山谷遊灑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又曰張愈六召不應常浮沅觀浙江升  
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 世說補曰宋錢文僖守西都謝絳歐陽修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穎陽歸暮  
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山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伎至  
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鴻書曰明方孝孺嘗偕葉夷仲輩夜登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  
千古竟夕不眠謂葉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  
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 孫一元與殷近夫相友善泛舟西湖戴華陽巾披  
高士服把酒四望謂近夫曰昔青蓮居士與尚書郎張謂泛沔州南湖因改為郎官湖今日予與子遊頗追蹤  
前迹而湖可改為高士湖矣時已醉甚信口成長歌云 獻徵錄曰呼良朋以都督致政歸時登麟巖騁望徘徊  
觀滄海溟濛慨然歎曰吾結髮從戎乘風破浪於此蓋三十年往矣乃今得朝夕膝下優游泉石間誰之賜  
也 又曰劉陽嘗登泰山絕頂遊衡岳夜半坐祝融峰被羊裘觀海日超然遠覽薄視色界一切晚闢雲霞之  
館於三峰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樂之 又曰徐舫築室江阜日苦吟於煙雲出沒



千巖窮秀...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李太白詩...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元海遠遊篇... 遠遊篇曰

遊覽四

柳潭出遊... 盧鈞遊遊

童樵青... 丹砂白石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郭生綠棘蹊徑無所由崔蒲竟廣澤葢葦夾長流遊客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詩人美  
樂土雖客猶願留 又詩曰列車息眾駕相伴綠水渚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續翻振翼羣相追投  
網引潛鯉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陳琳詩曰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為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

清音投觴羅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黯黯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歎歎涕霑襟 又詩曰節運時氣舒秋  
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殲  
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晉棗據詩曰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徒倚憑高山仰攀桂樹柯延首觀神州迴晴盼曲阿芳林挺修幹一  
歲再三花何以濟不朽噓吸漱朝霞重巖吐神瀆傾鰲挹涌波恢恢大道間人事足為多 謝混遊西池詩  
曰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嘗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

風蕩繁囿白雲屯層阿景仄鳴禽集水木湛清华雲裳順蘭芷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為牽  
所思南榮戒其多 陸沖詩曰命駕遵長途懸塗難尋我行一何艱山川阻且深冷澤無夷軌重巒有層  
陰零雨淹中路元雲蔽高岑俯悼孤行獸歎偏翔禽空谷回悲響流風漂哀音 又詩曰肆觀野原外放心

希太和景嶽造天漢豐林冒重阿清芬乘風散豔蕙映渌波 宋謝靈運初往新安至桐廬口詩曰締綵雖淒  
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古徒役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達協尚子心遙得許生計既及冷風善又  
即秋水駛江山共開曠望日想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感可喜 又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曰玉璽戒誠信

黃屋示崇高事為名敷用道以神理超昔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鑿登山椒張組眺倒影列筵  
騶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臯原隰美綠柳墟困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已在維禁撫志慙場  
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繁舊想覽物奏長誥 又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曰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

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迭映蔚薄相因依披拂  
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又登石門最高頂詩曰晨策尋絕  
鉅夕息在山樓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路長林羅戶庭積石擁階基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

子感故蹊活活夕流駛嗽數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羈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萸居常以待終處頓故  
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又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曰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眺迴渚

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  
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

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又從斤竹澗越嶺谿行詩曰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  
泣逶迤傷隈隩迢遙陟陁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緬川渚屢徑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企

石挹泉飛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  
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詩曰日落泛澄瀛星羅遊輕橈憩樹面曲汜臨流對迴潮輟

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緩響山椒亭亭映江月颺颺出谷颺斐斐氣霽岫泣泣露盈條近矚桂  
幽蘊遠視盪誼鄙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謝莊遊豫章西山觀洪崖井詩曰幽願平生積野好歲月彌

含管神區外整榻靈鄉垂林遠炎天隔山深白日虧遊陰騰鶴嶺飛清起風池隱暖松霞被容與澗煙移將遂  
丘中性結駕終在斯 鮑昭行藥至城東橋詩曰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闔蔓草

緣高隅修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  
途各事百年身 原齊謝朓和徐勉出新林渚詩曰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日華

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 又遊東田詩曰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  
望菌閣遠樹暖芊芊山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梁武帝登北顧樓

梁史武帝大同十年三月幸 京口城登北顧樓更名北顧 詩曰歇駕止行警迴輿暫遊識清道巡丘壑緩步肆登陟雁行上差池羊腸轉相  
逼歷覽窮天步矚矚盡地域南城連地險北顧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若構新洲花如織

原梁簡文帝薄晚逐涼北樓迴望詩曰平衢望如掌曾雉暖相連斷雲留去石長山減半天戲鳧乘欲下漁舟  
冒浪前 又大同八年秋九月詩曰大君重九節下葦上林中酒闌嘉宴罷車騎各西東時余守西掖脂車歸

北宮車分獨坐道扇拂冶城風落照塹中滿浮煙槐外通長樂舍初紫安榴折晚紅 又大同九年秋七月詩

淵鑑類函 卷三百七 人部 遊覽

曰高樓關左扇迴望依蘭橈晚風搖颺來落照參差好

又往虎窟山寺詩曰塵中誼慮積物外衆情捐茲

地信爽塏墟壠暖肝懸鶻鵠車徒邁飄飄旌旆懸細松斜繞徑峻嶺半藏天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煙分花出

黃鳥挂石下新泉箭鬱均雙樹清虛類禪樓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徒然嗟小藥何由齊大年

又登錦堂詩曰孫生酸棗寺王子枝江樓何如登石鏡因閒猶豫遊

又應令詩曰蠡浦急兮川路長白雲重兮出帝鄉平原忽兮遠極目江甸阻兮羈心傷樹廬岳兮高且峻瞻派水兮去泱泱遠煙生兮含山勢風散花兮傳馨

香臨清波兮望石鏡瞻鶴嶺兮睇仙莊望邦畿兮千里曠悲遙夜兮九迴腸顧龍樓兮不可見徒送目兮淚霑裳

元帝出江陵縣還詩曰遊魚迎浪上雖雉向林飛遠邨雲裏出遙船天際歸

又詩曰朝出屠羊縣夕反仲宣樓水滿還侵岸沙盡稍開流

又登江州百花亭懷荆楚詩曰目極纜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路垂楊拂砌塵柳絮飄春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春酒遙勸陽臺人

沈約登高望春詩曰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紛紛回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齊童躡珠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葳蕤綠且丹寶瑟玫瑰柱金羈玳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

又鍾山應西陽王教詩曰靈山紀地德險峭資嶽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祠北阜何其峻林薄香蔥青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

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嶽峻增起青嶂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

隱巖曲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于此足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馬仰鑣駕歲暮以為期

又登元暢樓詩曰危峰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凌風榭迴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羣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

煥景燭中溥雲生嶺乍黑日下谿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又劉孝威出新林詩曰芒山眈洛邑函谷望秦京造分承靈掌遠見長安城故鄉已可識遊子必勞情霧罷前邨見風息浦川平坐觀暮潮落漸見夕煙

生無由一羽化徒想風御輕

蕭子範東亭極望詩曰晚流稍東急暝景促西暉水鳥銜魚望蓮舟拂芰歸郊原共起遠林野雜依菲從君采蘿葛寧復想輕肥

蕭子暉應教使客春遊詩曰上林看草色河橋望日暉洛

原共起遠林野雜依菲從君采蘿葛寧復想輕肥

蕭子暉應教使客春遊詩曰上林看草色河橋望日暉洛



陽城閉晚金鞍橫路歸 蕭子雲落日郡西齋望海山詩曰漁舟暮出浦漢女采蓮歸夕雲向山合水鳥望田

飛蟬鳴早秋至萋草無芳菲故隱天山北夢想日依依 吳均迎柳吳興道中詩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

風倒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彩麗青松意氣多所言飽思德忘我北山蘿 庾肩吾暮遊山水賦韻得磧應

令詩曰餘春屬清夜西園恣遊歷入徑轉金輿開橋通畫鷁細藤初上棧新流漸涵噴雲峰沒城柳電影開巖

壁 王僧孺落日登高詩曰憑高且一望目極不能舍東北指青門西南見白社軫軫河梁上紛紛渭橋下爭

利亦爭名驅車復驅馬寧訪蓬萬人誰憐寂寞者 又至牛渚憶魏少英詩曰楓林暖似畫沙岸淨如掃空籠

望元石迴斜見危島綠草間遊蓋青葢集輕楊徘徊洞初月浸淫漬春滂非願歲物華徒用風光好 劉綏和

晚日登樓詩曰所以登臺榭正重接煙霞長虹觸闥斷歸鳥避空斜俯巢窺暝宿臨樹摘高花百雉時方晚九

層光尚餘 **補**北周庾信遊山詩曰聊登元圃殿更上增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唱歌雲欲聚彈琴鶴

欲舞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兩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豎 **原**宗懷和歲首寒望詩曰旅騎出平原征鏡徧野

喧接里開都邑連車駐小門稻車迴故塢獵馬轉新邨古碑空戴石山龕未上檐所言春不至未有桃花源

陳陰鏗和登百花亭懷荆楚詩曰江陵一柱觀溇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

飄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暮將朝 又登武昌岸望詩曰遊人試歷覽舊迹但丘墟巴水

繁非字楚山斷類書荒城高仞落古柳細條疎煙蕪遂若此當不為能居 **補**隋盧思道河曲遊詩曰鄴下盛

風流河曲有名遊應徐託後乘車馬踐芳洲丰茸雜樹密遙裔鶴煙稠日上疑高蓋雲起類重樓金羈自沃若

蘭棹成夷猶懸匏動清吹采菱轉豔謳還珂響金埒歸杖拂銅溝唯畏三春晚勿言千載憂 袁朗和洗掾登

城南坂望京邑詩曰二華連陌塞九隴統金方輿區稱富貴重險擅雄強龍飛灞水上鳳集岐山陽神臯多瑞

跡列代有興王我后膺靈命爰來宅此土宸居法太微建國資天府元風隔黎庶德澤浸區宇醒醉各相扶謳

歌從聖主南登少陵岸還望帝城中帝城何鬱鬱佳氣迺蔥蔥金鳳凌綺觀璇題敞蘭宮複道東西合文衡南

北通萬國朝前殿羣公議宣室嗚珮合早風華蟬曜朝日柏梁宴初罷千鍾歡未畢端拱肅巖廊思賢聽琴瑟

逶迤萬雉列隱軫千閭布飛甍夾御溝曲臺臨上路處處歌鐘鳴喧闐車馬度日落長楸間含情兩相顧是月

冬之季陰寒晝不開驚風四面集飛雪千里迴狐白登廊廟牛衣出草萊詎知韓長孺無復重然灰 唐陳子昂度荆門望楚詩曰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荆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 駱賓王春晚從李長史遊開道林故山詩曰幽尋極幽壑春望陟春臺雲光棲斷樹靈影入

仙杯古藤依格上野徑約山隈落葉飄風去流鶯滿樹來興闌荀御動歸路起浮埃 又出石門詩曰層巖遠接天絕嶺上栖煙松低輕蓋僂藤細弱絲懸石明如挂鏡苔分似列錢暫策爲龍杖何處得神仙 宋之問遊禹穴迴出若邪詩曰禹穴今朝到邪溪此路通著書聞太史鍊藥有仙翁鶴往籠猶挂龍飛劍已空石帆搖海

上天鏡落湖中水底零露白山邊墜葉紅歸舟何處晚日暮使樵風 崔湜冀北春望詩曰回首覽燕趙春生兩河間曠然萬里餘際海不見山兩歇青林潤煙空綠野閒問鄉何處所目送白雲還 薛稷早春魚亭山詩曰春氣動百草紛榮時斷續白雲自高妙徘徊空山曲陽林花已紅寒澗苔未綠伊余息人事蕭寂無營欲客

行雖云遠翫之聊自足 張說遊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觀天下絕境詩曰菌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涉巴丘首天晴遙可見佳遊屢前諾芳月愆幽者及此符守移歡言臨道便旣攜賞心客復有送行椽竹徑入

陰育松崖上空蘆草共林一色雲與峰萬變探窺石門斷緣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峰巒相顧眄葉妙靈仙寶境華嚴窟暹清都西淵絕金地東啟宴池果接園畦風煙迴臺殿高尋去石頂曠覽天宇徧千山紛滿目百川

豁對面騎來雲飛迎人去鳥聲總長揖桃源士舉世同企羨 又游洞庭湖湘詩曰平湖晚望分仙嶠氣氛氳鼓柁乘清渚尋峰弄白雲江寒天一色日靜水重文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緣源斑篠密骨徑綠蘿紛洞穴

傳虛應楓林覺自熏雙童有靈藥願取獻明君 高適同薛司直秋霽曲江俯見南山詩曰南山鬱初霽曲江湛不流若臨瑤池間想望崑崙丘回首見黛色眇然波上秋深沈俯爭嶰清淺延阻修連潭萬木影插岸千巖

幽杳靄信難測滄淪無暗投片雲對漁父獨鳥隨虛舟我心寄青霞世事慙白鷗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良辰自多暇欣與數子遊 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詩曰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飛雁滅

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邨人平沙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岑參早秋與諸子號州西亭觀眺詩曰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殘虹挂陝北急雨過

參早秋與諸子號州西亭觀眺詩曰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殘虹挂陝北急雨過

關西酒榼綠青餅瓜田傍綠谿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唯有鄉園處依依望不迷 李頎望秦川詩曰秦川

朝望迴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遙遙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歎歎淒其霜露濃 王維冬

日遊覽詩曰步出城東門試騁千里目青山橫蒼林赤日圍平陸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會來朝

九州牧雞鳴咸陽中冠蓋相追逐丞相過列侯羣公錢光祿相如方老病獨歸茂陵宿 李白入彭蠡經松門

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詩曰謝公之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將欲繼風雅

豈徒清心魂前賞逾所見後來道空存況屬臨泛美而無洲渚喧漾水向東去漳流直南奔空濛三川夕回合

千里昏青桂隱造月綠楓鳴愁後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論吾將學仙去冀與琴高言 又送友人尋越中山

水詩曰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繁迎東海橫秦望西陵繞越臺湖清霜曉濤白雪山

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 又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詩曰昔在九江上遙觀九

華峰天河挂綠水秀出九芙蓉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從君爲東道主于此臥雲松 杜甫望嶽詩曰岱宗夫

何如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胃生層雲沒皆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又望嶽詩

曰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峰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

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又漢陂行詩曰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黠慘忽異

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與極憂思集豈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爲

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懼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

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影動裊窈沖融間船舷冥冥雲際寺水面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

珠馮夷擊鼓神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

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又瞿塘兩崖詩曰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猿猱鬚鬚古蛟

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馳 又渡江詩曰春江不可渡二月己風濤舟楫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

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又登兗州城樓詩曰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

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又西閭雨望詩曰樓雨露雲幔山寒著水



城徑添沙面出湍減石枝生菊藥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檐楹 又曉望白帝城鹽山詩曰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又

野望詩曰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迴日初沈獨鶴歸何晚昏鴉已

滿林 又滕王亭子詩曰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

傷心麗嶽樂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又詩曰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

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邱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又登高詩曰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

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

亭濁酒杯 劉長卿秋雲嶺詩曰山色無定姿如煙復如黛孤峰夕陽後翠嶺秋天外雲起遙蔽虧江迴頻向

背不知今遠近到處猶相對 錢起送包何東遊詩曰水國嘗獨往送君還念茲湖山遠近色昏旦煙霞時予

好謝公跡常吟孤嶼詩果乘扁舟去若與白鷗期野趣及春好客遊欣此辭入雲投館僻采碧過帆遲江上日

回首琴中勞別思春鴻刷歸翼一寄杜蘅枝 韋應物龍門遊眺詩曰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關都門遙相望

佳氣生朝夕素懷出塵意適有攜手容精舍繞層阿千龕鄰峭壁緣雲路猶緬憩澗鐘已寂花樹發煙華淙流

散石脈長嘯招遠風臨潭漱金碧日落望都城人間何役役 孟郊越中山水詩曰自覺耳目勝我來山水州

蓬瀛若騁驪四野如泛浮碧嶂幾千縷清泉萬餘流莫窮合杳步孰盡派別遊越水淨難污越天陰易收氣鮮

無隱物目視遠更周舉俗媮媮舊情連冬擷芳柔菱湖有餘翠若圃無荒疇賞異忽已遠探奇誠淹留永言終南

色去矣銷人憂 戴叔倫晚望詩曰山氣碧氤氳深林帶夕曛人歸孤嶂晚犬吠隔谿雲杉竹何年種煙塵此

地分桃源寧異此猶恐世間聞 元稹西郊遊曠詩曰東風散餘沍陂水澹已綠煙芳何處尋香靄春山曲新

禽暝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遊華醵秋見屬 白居易遊坊口懸泉偶題石上詩曰濟源山水好老尹知

之久常日聽人言今秋入吾手孔山刀劍立沁水龍蛇走危磴已懸泉澄灣轉坊口虛明見深底綠絲無纖垢

僊權浪悠揚塵櫻風抖擻巖寒松柏短石古莓苔厚錦座嬰高低翠屏張左右雖無安石妓不乏文舉酒談笑

逐身來管弦隨事有時逢杖錫客或值垂綸叟相與澹忘歸自辰將及酉 又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

門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詩曰秋天高高秋光清秋風嫋嫋秋蟲鳴萬峰餘霞錦綺卷伊水細浪鱗甲生  
洛陽閒客知無數少出遊山多在城商嶺老人自追逐蓬丘逸士相逢迎南出鼎門十八里莊居遲迤橋道平  
不寒不熱好時節鞍馬穩棹衣衫輕並轡踟躕下西岸扣舷容與繞中汀開懷曠達無所繫觸目勝絕不可名  
荷衰欲黃荇猶綠魚樂自躍鷗不驚翠藻蔓長孔雀尾彩船櫓急寒雁聲家醞一壺白玉液野花數把黃金英  
朝遊回看西日暮夜話坐及東方明暫停杯觴輒吟詠我也狂言君試聽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濟獨善難得并  
不能救療生民病即須洗濯塵土纓况吾頭白眼已暗終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開口笑龍門醉臥香山行  
又東樓南望詩曰不厭東南望江樓對海門風濤生有信天水合無痕鷓鴣帶雲帆動鷗和雪浪鱸魚鹽聚為  
市煙火起成邨 儲嗣宗春遊望仙谷詩曰清無車馬塵深洞百花春雞犬疑霄藥耕桑似避秦登山樵采路  
臨水浣紗人若得心無事移家便卜鄰 朱長文望中有懷詩曰龍向洞中衝兩出鳥從花裏帶香飛白雲斷  
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 韋莊南昌晚眺詩曰南昌城郭枕江煙章水悠悠浪拍天芳草綠遮仙尉宅落  
霞紅襯賈人船霏霏閣上千山雨嘒嘒雲中萬樹蟬怪得地多章句客庾家樓在斗牛邊 宋王禹偁春遊南  
靜川詩曰南過高車嶺川源似掌平峰巒開畫障畎畝列基枰帝女柔桑綠王孫野草生提壺催我醉戴勝勸  
人耕商嶺堪攜妓丹河好濯纓蓋圓松影密叢亂竹根猱勃奮田氣磷磷水塏聲野桃誰似主山鳥不知名  
欲舞寧無蝶思歌亦有鶯官閒春日永擔酒此中行 趙抃遊青城山詩曰三十六峰峻維岷在蜀奇方行刺  
史部重款丈人祠凍雪諸蕃隔晴雲六面披訪山窮寶洞救鬼規豐碑泉落寒崖響籬依古木垂良工存舊筆  
老叟琢新詩陟險齊雙屐逢幽鼓七絲盤桓不忍去還作更來期 又出雁蕩回望常雲峰詩曰遊徧名山未  
肯休征車已發尚回眸高峰亦似多情思百里依然一探頭 林道湖樓晚望詩曰湖水混空碧憑闌疑睇勞  
夕寒山翠重秋淨雁行高遠意極千里浮生輕一毫叢林數未徧杳靄隔漁舫 又上河閒泛檣舟石函因過  
下湖小墅詩曰平阜望不極雲樹遠依依及向扁舟泊還尋下瀨歸青山連石埭春水入柴扉多謝提壺鳥留  
人到落暉 蘇舜欽獨遊朝川詩曰行穿翠靄中絕磧落疎鐘數里跼亂石一川環碧峰暗林麋養自當路虎  
留蹤隱逸何曾見孤吟對古松 又遊招隱道中詩曰揚鞭望招隱塵思漠然收雲接青林合泉兼碧草流疎

鐘傳別壑晚日動前樓嘉遜平生志吁嗟得暫遊 梅堯臣希深惠書言與師魯子瞻永叔幾道遊嵩因誦而韻之曰聞君奉宸詔瑞祝疑靈岫山水聊得遊志願庶可就豈無朋從俱況此一二秀方斬建春陌十剎殘書漏初經緱氏嶺古柏尚鬱茂却過鞞鞬關巨石相撐闔夕齋禮神祠法冢被藻繡畢事登山椒常服更短後從者十數人輕齋不為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雲巖香虧蔽花草藏潤竇傍林有珍禽驚聒若避鼓盤石暫憩休泓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窗斬絕非可構下玩擣衣碓焜煌全紋透尹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狃歐陽稱壯齡疲軟屢顛踣競歡相扶持芒屨資踐蹂八仙存故壇三醉孰云謬鄙哉封祝碑數子昔鐫鏤偶識一時事曷虞來者詭絕頂瞰諸峰隘然輕宇宙遙思謝塵煩欲知羣鳥獸韓公傳石室聞之固已舊當時興稍衰不暇苦尋究東崖暗壑中釋子持經咒于今二十年飲食同猿狖君子聆法音充爾溢膚腠嘗期躡屐過吾儕色先慙遂乘真諦言茲亦甘自咎中預會幾望涼蟾皓如畫紛紛坐談詠草草具觴豆清露濕巾裳誰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為戀纓綬或疑桂宮近斯語豈狂登歸來遊少室嶠崿殊引脰石室迢遞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邃仙屋何廣袤乳水出其間涓涓自成溜凡骨此熏蒸靈真安可覲霞壁幾千尋四字侔篆籀咸意苔蘚文誠爲造化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遽忽覺風雨冥無能久瞻扣恩恩遂宵征勝事皆可復俚歌縱誼詳怪說多駭糅凌晨關塞陽追賞顏匪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耐所嗟遊遠方心焉倍如疾又魯山山行詩曰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好峰隨處改幽境獨行迷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 余靖遊水南寺詩曰雙刹聳浮雲層軒絕世塵松溪千蓋雨茶圃一旗春夜梵龕燈暗朝香篆火新暫來猶永日堪羨白蓮人 歐陽修和丁寶臣遊甘泉寺詩曰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嗟峨叢林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泓亭涵玉色野僧豈解惜清泉蠻俗那知爲勝迹西陵老令好尋幽時共登臨向北遊欹危一徑穿林樾盤石蒼涼留客歇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柏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暖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却望層巒在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弄月歸 又豐樂亭遊春詩曰綠樹交加山鳥啼晴風蕩漾落花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歸 又曰春雲澹澹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又曰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

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蹋落花 韓維登湖光亭詩曰雪盡塵消徑露沙公家池館似山家翠痕滿地初生  
草紅氣通林未放花匝岸平波清照雁壓城危榭斗回鴉自慙白首猶主組此地年年賞物華 米芾望海樓  
詩曰雲間鐵甕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尊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  
白煙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 秦觀次韻子由題平山堂詩曰棟宇高開古寺間盡收佳處入雕  
闌山浮海上青螺遠天轉江南碧樹寬雨檻幽花滋淺淡風危清酒漲微瀾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  
觀 又次韻子由題摘星亭詩曰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虛傳裁錦作障泥螢  
流花苑飛星亂蕪滿春城綠髮齊長憶凭闌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 又金山晚眺詩曰西津江口月初弦  
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應燈火是漁船 范成大柱笏亭晚望詩曰林泉隨處有清涼山繞闌  
干客自忙溪雨不飛虹尚飲亂蟬高柳滿斜陽 又上清宮詩曰歷月捫參與未闌丹梯通處更躋攀冥濛蜀  
道一雲氣破碎岷山千髻鬢但覺星辰垂地上不知風雨滿人間蝸牛兩角渾如夢更說紛紛觸與蠻 又最  
高峰望雪山詩曰大面峰頭六月寒神燈收罷晚雲班浮空忽湧三銀闕云是西天雪嶺山 劉宰北固山望  
揚州懷古詩曰北固城高萬象秋煙竿一縷認揚州試乘綠漲三篙水要見朱簾十里樓淡濕宮衣朝霧重愁  
熏寒草夕陽浮隋堤舊事無人問兩兩垂楊繫客舟 戴復古烏聊山登覽詩曰抖擻塵塵上翠微旁溪寺上  
坐題詩忽聞啼鳥不知處細看好山無厭時風掃雲煙開遠景人攜香火謁叢祠客來千里登臨意說與時人  
未必知 又登快閣黃明府強使和山谷先生留題之韻曰未登快閣心先快紅日半檐秋雨晴宇宙無邊萬  
山立雲煙不動入窗明飛來一鶴天相近過盡千帆江自橫借問金華老僊伯幾人無忝入詩盟 黃公度與  
鄒晚望詩曰山逐寒雲斷天隨暮靄低稻畦迷上下樵徑自東西故國存書劔他鄉咽鼓鞀涓埃期補報未敢  
卜幽棲 謝翱遊釣臺詩曰古臺臨釣渚遺像在蒼煙有客隨槎到無僧依樹禪風塵侵祭器樵微避兵船應  
有前朝蹟看碑數漢年 呂定望岱岳詩曰岱宗東望鬱嵯峨萬丈仙橋鳥外過秦樹千年空老大漢碑終古  
不消磨天壇夜靜垂星斗石磴春深長薜蘿記得舊遊曾載酒頽然峰頂放長歌 林景熙重遊鏡曲次韻詩  
曰青眼重逢白髮新舊遊却恐是前身野鳩妬客招呼雨江燕隨人管領春曾附僊舟追李郭獨提詩律繼黃



陳鏡中恨不移家住山水蒼蒼老釣綸

真山民光霽閣晚望詩曰一閣納萬象危闌俯渺茫白沙難認月黃

葉易為霜宿鳥投煙嶼歸樵趁野航孤吟誰是伴漁笛起滄浪 元周權次韻秋望詩曰莫鴉歸處斷霞明極

首風前萬里情煙林山光翠屏冷水涵天影玉壺清蟲鳴沙徑宵初水雁落蘆汀月未生何事數聲江上笛吹

將離恨滿孤城 揭傒斯遊麻姑山雲關詩曰君子荷初服恩至若無榮穆穆芳雨散悠悠蒼山行危關擁塞

黑飛桁綠雲苔苔蘚滑如積杉松香冥冥時逢負芝翁忽聞流水聲舉足向益高矯然欲遐征徒隸各志倦矧

彼高人情 黃清老登平遠堂龍頂峰詩曰六鼇簸蕩元圃碎三島崩騰失空翠海風掣斷南山雲分我滄江

半江水臺南巖谷青岌岌奇松怪石作人立山巔恐有風雨來林徑空濛落花濕水東芳薊結平綠積霧飛嵐

坐堪掬蓬萊迢迢幾萬里一碧天光浸寒玉吟翁回首看不足緩步策驢度空谷誰知咫尺山中幽望斷殘暉

立脩竹 許有壬登岳陽樓詩曰半空輪奐壯巴丘消得騷人一繫舟雲氣速瀟湘雨至湖光寒入蜀江流山

川信美非吾土天地無窮有此樓三十四年如夢過可憐華髮賦重遊 王翰遊枕煙寺詩曰石磴招提古松

蘿冥不分排雲雙樹轉隔水一鐘聞林影疑殘兩山光倚夕曛醉來歸路遠秋思正紛紛 成廷珪登望江樓

詩曰長江不可極岸幘獨登臨潮信自朝莫山光無古今碑亭流水涸葦路積苔深欲寫興亡恨西風萬葉吟

嚴士貞方山詩曰遙望羣峰擁翠巖登臨殊覺倦躋攀枯藤倒挂長松上峻瀑斜飛兩峽間龍卷雲歸常帶

雨犬隨人去自登山湫池只在危岑頂欲答瑤函論大還 又臺山詩曰乘興行歌上古臺眾峰環處一徘徊

怪松歲老鬢蒼蔓小殿春深長綠苔霧暗兩池龍隱見煙消萬里鳥飛迴山頭老嫗知消息驚問適從何處來

又廣德觀詩曰瑤臺瓊館古朱砂知是神仙第一家不向山中餐柏實却來溪上看桃花玉壺春暖融瓊液

金鼎朝寒護碧霞須待三千功行滿御風同駕五雲車 又壽聖觀詩曰來遊磊石訪元關雨漬莓苔繞砌斑

歲月如流宮殿廢溪山無主鼓鐘聞數聲漁唱蒼茫外一片仙碑紫翠間獨拄瘦筇空佇立竹松疎處看銀山

明劉基郊遊詩曰草根螻蟻鳴湖上簾鼓靡繁林溺深綠清池散圓紫離居昧節序陶情類佳士汎舟出郊

甸緩步信所履壺觴展倡酬及此晴日美嘯歌望山川慷慨集悲喜歸兩入禹穴返照射宛委鳥啼樹有風帆

過煙在水與盡各言還適意聊復爾 又晚同方舟上人登獅子巖作曰落日下前峰輕煙生遠林雲霞媚餘

安松柏澹清陰振策縱幽步披榛陟層岑  
檻花籬上明莎雜草間吟涼風自西來  
颯颯吹我襟榮華能幾時搖落方自今  
逝川無停波急弦有哀音顧瞻望四方  
悵焉愁思深 又古戍詩曰古戍連山火  
新城殷地茹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  
天迴雲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燒不盡  
時見兩三花 高啓郊野雜興詩曰幽事  
向誰誇孤吟對晚沙浣衣江動月繫艇  
岸垂花行蟻如知路歸鳥自識家一尊  
茅屋裏隨意蒼春華 何景明玉泉詩  
曰行遊金口寺坐愛玉泉名雲去隨龍  
女風來動石鯨入宮朝太液穿苑象昆  
明却望天河水迢迢萬古情 李夢陽九  
潭詩曰峇峇千仞嶺下有百尺潭夕風  
起微瀾激激動晴嵐俯之鑿我心竹葉  
雲波涵流鞋颺寒清躍魚胡可探蹊暝  
樵響歇猿鳥來相參寄語泥中物長蟠  
恐未堪 薛瑄遊習池詩曰谷口一徑入  
蒼山四邊開中有習池水水碧無纖埃  
微風一蕩拂林影久徘徊寒光空心性  
俯翫何悠哉 孫一元紫陽山中徐步詩  
曰窮壑臥孤松寒風生杖履幽人獨往  
來鳥弄自成句因山幸得秋欣然有餘  
趣片雨弄江光孤雲起汀樹望中水似  
天嘯坐漁舟去 又權舟西湖登孤山拜  
和靖處士墓詩曰向晚南屏路相攜上  
釣輪山根晴亦濕湖氣夜難昏月色留  
吹笛鷗羣迴洗尊來尋林處士地下有  
知音 頓銳出聖水關往鳳皇山詩曰  
嶧兀攢沈寥參差入煙霧漸與人世隔  
遂愜平生素嵌辟關門轉蒼石亂流怒  
陰崖匯靈淵未冬已寒沍帶嶺蒼霞微  
暮頂白雲度斷徑屢徠接傾巖數狼頽  
肆貪意與奇強制心膽怖晚憎仄登危  
足試敲岑固絕壑迺無地登天疑有路  
空寂排冥詮清虛獲元悟 華察遊善卷  
碧仙居詩曰落日下空門齋鐘出林莽  
偶茲叩精廬再宿翠微上舊遊不知處  
但見松杉長巖虛露氣清坐覺心魂爽  
月白山窗高夜靜風泉響遂令寤寐中  
超然脫塵網雲壑永可棲願言稅歸鞅  
又澄觀樓晚坐詩曰曉色澄秋林霞明  
映山翠食奇事夙興爽氣醒殘醉空霜  
日夜繁坐見木葉瘁天高宿霧收白雲  
出平地初日照重巖寒流響虛墜景物  
清心魂泠然起遐致 又過埃陽山居  
詩曰林泉愜嘉趣乘興訪幽蹤野曠餘  
寒照山深多亂峰潭煙生暮色水木澹  
秋容不是桃源地虛疑物外逢 胡纘  
宗登天柱閣詩曰與客上江樓橫江山  
欲浮雲當天柱出月傍小孤流帆外收  
吳楚尊前落斗牛瀾漫忽千里倚檻思  
悠悠 劉大夏玉泉道中詩曰晚來聯  
騎躡晴沙風景蒼蒼一道斜幾處白雲  
前代寺數邨流水野人家鶯啼別墅春  
猶在馬到西山日未斜回首不知歸路  
遠九重宮殿隔煙霞 楊基登岳陽樓  
詩曰春

色醉巴陵閣，日落洞庭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空闊，魚龍舞。嬋娟帝子靈，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喬世寧馬湖。登覽詩曰：四海車書一，千旄萬里揚。祥柯今作郡，魑魅舊爲鄉。江自金沙出，山連玉嶠長。歲時常霧雨，草樹但青蒼。陳有守登齊雲詩曰：夙齡志遐討，西征恣遊目。三年歷大行，旬月棲王屋。洵美自冀方，駕言歸海陸。策杖登雲峰，振衣問天谷。白岳標神臯，紫崖峙靈輿。雲亭望仙馭，虛館探真籙。薄霄叩金庭，御風驂玉輅。天門挹非煙，日觀攀若木。晞髮九垓城，舒嘯三洲閣。乞山稱外臣，樓居聲故卜。李先芳德藩白雲亭觀珍珠泉詩曰：帶礪開宗國，湖山列祖筵。泛槎滄海上，張樂白雲顛。臺榭吞寒浦，笙歌拂夕煙。地靈噴玉屑，天派瀉珠泉。鮫室光逾媚，驪宮夜不眠。月中疑蚌出，水底見星懸。詞客頻中聖，君王正渴賢。本支流不盡，千古鏡常圓。皇甫汭遊仙都同樊侍御詩曰：寡諍謝畫牘，懷仙抗晨旌。怪石儼辟立，危峰類削成。陽火伏未息，陰湖鑿以清。下有千霄木，上有承露莖。漢武建柏寢，秦皇慕蓬瀛。惜哉無靈氣，安得遂冲升。軒后獨不朽，鼎寶垂鴻名。柱史良地主，邀我釣天行。黃金九奏發，白玉雙童迎。聊從避驄路，一展攀穎情。李攀龍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詩曰：黃榆高不極，臨眺亦奇哉。河勢中原坼，山形上黨來。白雲橫塞斷，寒峽倚天開。搖落清秋色，多慙作賦才。又集開元寺詩曰：流陰拂層岑，返照翳深谷。古寺入蕭條，迴巖抱幽獨。梵影淨香臺，鐘聲殷石屋。絕壁棲禪誦，懸崖下樵牧。秋花雨還瘦，老樹霜逾充。寒泉可瑩心，白雲況極目。登臨客自佳，搖落時何速。疏色蕩腥羶，苔光清簡牘。新詩發神秀，舊遊取初服。歸來杖履便，老去煙霞伏。高城出睥睨，燈火通林麓。言旋轉多興，後期此同宿。又遠遊篇曰：乘屬萬里外，言造大微庭。雲霞曜朱闕，日月夾丹楹。羣后儼金止，仙女紛玉亭。隨風列以雨，出窈而入冥。沆瀣飛素液，芝草不復零。虹霓爲我帶，雜佩搖華星。濯纓河漢流，清波正泠泠。俯視世間人，泛泛如浮萍。王世貞與黎職方呂光祿共賦峴山石尊詩曰：李相昔鯨飲，顏公復鴻謗。遂令茲山名，遠並太傅尊。閔季大火流，清陰猶未歇。選勝仍選良，避蒸因避喧。稍驚蒙首露，遂辭窗窻扞。儼然見中窪，宛爾發清源。北斗與南箕，不挹名空存。安得瀉天瓢，下注此石罇。左攬仙人箸，右洗玉女盆。夕旭代爲薪，青山借作燔。遙吹從東來，密著輕颺飈。一酌澆磊塊，再舉超籠樊。首駮華胥路，息駕衆妙門。始知泛三雅，有待猶爲煩。又陟牛首山詩曰：金陵信佳地，茲山仍麗觀。標形自牛首，遙勢應龍盤。蒼楸入畫暝，長松當夏寒。雲梯界危漢，梵

宇繪層巒仰窺象緯逼俯覺塵世寬江拖萬里練巖橫千仞丹 王世懋汎太湖抵西洞庭詩曰具區昔載勝  
包山始薄遊理穢戒良辰景氣及凜秋帆輕岸猶近舟敲風始道洪波蕩無涯起忽薄天浮初陽麗遠岑微陰  
帶中流隱見遙羣峰出沒或環洲舉白屬飛鴻高詠驚潛虯崩澹餘胥怒倘伴存蠱謀弔古有遺思會心故忘  
憂疲茶儻可捐庶彼沙中鷗 徐中行春晚同順甫元美遊姚園詩曰落魄憐吾黨流光憶去年狂歌依白雪  
醉眼望青天詞賦非時好漁樵自舊緣試看芸閣吏何似竹根眠 宗臣同元美明卿集張氏園亭詩曰古臺  
荒自出石磴曲相臨忽起千秋思能空萬里心明月有如此幽人不可禁何須賦搖落夜色五雲深 吳國倫  
登七臺山絕頂詩曰真氣鬱不改結爲谿上山峯嶢七頂秀逶迤三郡間熒熒吐南斗歷歷排天關寥予久臥  
閣欲往無羽翰茲晨挈霞友矯足窮躋攀絕磻陰榭梓陰磴飛淥逶迤造無際忽擁仙人壇苔蘚蝕故鼎伊  
誰睹還丹龍蛻亦已遠鶴馭當來還岑樓俯冥壑列嶂趨危闌且復剗蒼苓麋鹿羣相歡登高望遠海天路何  
漫漫海風吹白雲須臾卷層巒衣裳濕空翠几席衝驚湍奇賞一以愜何當此休餐凌虛但長嘯高枕青林端  
又遠遊篇曰一隅非我宅九土安足州迫厄從世人四顧嬰百憂經營窺盜間區區欲何求金石良易敝曜  
靈忽以道白雲啓閭闔飄然思遠遊道逢赤松子仙藥爲我投舉翼崑崙顛息駕扶木丘扶木挂東海元氣鼓  
洪流下枝九陽伏上枝一陽浮神魚戴五城氣吐金銀樓登樓瞰列缺六漠何悠悠始知泰初理可與天地侔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





遊覽五

下

原賦後漢班彪遊居賦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哲人之所慮遂發軔於京洛臨五津  
 而北屬想尚父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享鳥魚之瑞命瞻淇澳  
 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瘞元玉  
 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  
 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魏曹植節遊賦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  
 閣以遠徑營觀樹於城隅亢高軒以迴眺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岳之崧岑臨漳溢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  
 眇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慮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鵲藹翠葉朱莖竹林青蔥珍果含榮  
 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順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驂騶命友生攜同儔誦風  
 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騫庶朝朝以解憂望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沈浮蟻於金罍行觴  
 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人  
 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  
 歸於舊房 又感節賦攜友生而遊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壙以永望冀消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  
 之惠休望候雁之翔集想元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維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迴沒我身子長流豈吾鄉  
 之足顧戀祖宗之靈立惟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耀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  
 之長焰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以西翔飛鳥翻而上匿欲縱體  
 而從之哀予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野獸驚以求羣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泮潯感流波  
 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 楊修  
 節遊賦曰爾乃息偃暇豫攜手同征遊乎北園以娛以逞欽太皞之統氣樂乾坤之布靈誕煙燭之純和百卉

挺而滋生谷風習以順時撓百物而有成行中林以彷徨玩奇樹之抽莢或素華而雪朗或紅彩而發積綠葉  
白蒂紫柯朱莖楊柳依依鍾龍蔚青紛灼灼以舒葩芳馥馥以播馨嗟珍果之叢生每異類而絕形稟冲和以  
固植信能實而先榮於是迴旋詳觀目周意倦御於方舟載笑載言仰沂涼風俯濯纖腕極歡欣以從容乃升  
車而來反 **雷**梁沈約郊居賦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蒨菁寒茅構榑噪之所集葉叮嚀之所交因犯檐而  
刊樹由妨基而剪巢決渟洿之汀澗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甍牖於蘭室同肩牆於  
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閨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觀漸沼汜於  
雷垂周膝陌於堂下若乃園宅殊制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樹千林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  
所娛欲令紛披翳鬱吐綠攢朱羅窗映戶接雷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莢於紫蒂衝素蕊於  
青跗訪往途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毒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  
所述而今予之所避也臨巽維而騁目即堆塚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社之低昂響繁如  
之清轉羅方貢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  
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之歸津帶修汀於桂渚肇舉插於強秦路縈吳而欵越塗被海  
而通閩懷三島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愆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徇流睇於吾人謬參賢  
於昔代亟從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惟一朝冥漠西陵忽  
其蕙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鐘石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算貴則丙魏蕭  
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霏霧而歌減與風雲而消散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惻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  
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翼月樹重栢千楹捷葉百栢相持阜轅林駕蘭榭水嬉踰  
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遺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良域觀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實  
遺訓之可秉始餐霞而吐霧終凌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蜺泛天光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萬騁匪  
爽言以自誇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哉  
崇萃喬枝拂日蒼疑岩峩陸星岑峯聳岫或坳或平盤堅枕卧詭狀殊形孤磴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

三襲九成巨繞州邑款跨郊坳素煙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晚樹開花初英落蕊  
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圍樹月籠連於池竹  
萼長柯於簷桂發黃花於庭菊冰懸堦而帶坻雪繁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  
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類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歎殊方  
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關蓬蓽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  
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 唐王勃遊廟山賦陟彼山阿積石裁  
義亭阜千里傷如之何啟松崖之密蔭攀桂岳之崇柯隔浮埃於地絡披顛氣於天羅爾其綠巖分徑蒼岑對  
室菌軒丹紉芝塲翠密俯泉石之清冷臨風聽之瑟颺仰紺臺而攜手望元都而容膝躡霞岡於玉砌步雲岳  
於金壇懷妙童於真女想青螭及碧鷲情恍恍而將逸心迴迴而未安見丹房之晚晦知紫洞之宵寒旣而霧  
昏千障煙浮四野恨流俗之情多痛飛仙之術寡驅逸思於方外踴高情於天下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必懷  
於此都也亂曰已矣哉吾誰欺林壑逢地煙霞失時託宇宙兮無日俟鸞虬兮未期他鄉山水祇令人悲 李  
嶠楚望賦曰眇乎忽然高山之顛露團團而濕草風烈烈而鳴泉對蒼茫之寒日聽蕭索之悲蟬廓獨處而無  
晤吾疑睇乎八埏於是繁懷載紆積慮未豁生遠情於地表起遙恨於天末霜盡川長雲平野闊恨遊襟之浩  
蕩憤羈怨之怵怛若乃平原杳兮千里春花香兮萬里新迷故鄉之處所滅愛舊之聲塵願寄言而靡託思  
假翼而無因徒極睇而盡思終天性而傷神或復天高朔漠氣冷河關漢塞鴻度吳宮燕還對落葉之 驅影怨  
浮雲之慘頽爾乃永眺無見端居不聊愴歸軒之寂寂傷遠客之悠悠月臨城曉風送邊秋吸鶴聞兮烟不寐  
凝笳動兮此夜愁及夫寒野蕭條空山寂寥目鄢郢而途渺指邯鄲而路遙傷永離兮浦曲訣遠送兮河橋眺  
平蕪之漫漫瞻遠樹之迢迢仵然直視嗟矣魂銷形將稿木同植心與飛蓬共飄至如隴上從軍漢陽謫戍插  
羽朝急要鞭夜赴黯黯寒雲蒼蒼關樹甘埋影於異域斲回首於歸路魂逝兮色里目斷兮煙霧步將前而復  
留望欲罷而還顧覩鶻塵之歛起見征羽之將度泉石愴而增咽行旅悲而失措亦有擣衣思婦織錦佳人看  
粉黛兮無色視桃李兮非春君去兮還無期妾心兮私自悲高臺四望眇無極天涯一去何盡時天涯兮綿綿



問道路兮將幾千朝朝暮暮綺窗前長懷此恨終永年若夫羈旅失職之人放逐流離之客羌抱恨而誰訴塊  
絨愁而不釋於是窮澤際天滄流拂漢屬榮悴兮時改遇炎涼兮節換莫不瞻草木而孤絕向風烟而永歎故  
夫望之爲體也使人慘悽伊鬱惆悵不平與廢思慮震蕩心靈因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悵乎若有待而不至也  
悠悠揚揚似出天壤而涉雲莊遂逡巡若失其守而忘其真羣感方興衆念始并旣情招而思引亦目受而  
心傾 劉禹錫楚望賦曰櫺軒之外羣山龍從岡陵靡陀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聳夕露朝霞望如飛動  
簷廡之下大江頊洞支流合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族聳取噉呀秋水灌盈漩石飄沙流枿  
軒昂舞於盤渦逮及收潦澹如醪醑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綿與空蒼然湘沅之春  
先令而行騰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如濡言鳥嚶嚶三星曙其曉中植物彪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蔽洞庭目與  
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函遊氣杳冥熙熙藹藹蕩蕩飾羣形枿樹同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曜明恢台之氣  
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遠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漫沸翔禽趾隨呀喙垂翅曦赫歆蒸陽極召陰二儀交精下上  
相歆雲與天際歎若車蓋凝暄未瞬彌漫靈鸞驚雷若火喬木糜碎殷地蕪空萬夫皆廢懸雷綆綫日中見沫  
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旣望曜於丹泉上鏡下水瀾塵濯煙宿麗  
潛芒獨行高躋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隨半沈層瀾雜咽晰而晨鳴今日荏苒以騰晶動植曠兮已分山  
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洵浩浩以警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猶仿像而馳精  
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脉故道腴削行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於  
砂礫維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雁俱來寒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遞響淅瀝梢撼  
我處層軒日星迴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  
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闕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又安知  
其所如况臨高以觀物 又望賦逸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明晦轉續兮八極鴻濛上下交氣兮羣生  
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鶩遐情乎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  
情以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矐然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中紉紛兮若斯望如

何其望最樂暗慶宵兮邇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踴躍扇交翟兮威旌旗升龍兮竦略日轉黃道  
天開碧落疑瑞景於庭樹掬飛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歡登瀛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蔥蔥兮佳  
氣盤沍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闕于避御史之馳馬逐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  
仙臺兮秦皇海嶠寬裳踊於河上馬跡窮乎越微紫氣度關而斐壘神光屬天而照耀院眷眷以馳精登專專  
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燧明暈籠孤月兮角奮長庚沙長似雪磧有疑  
城煙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之虛警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旆旌望如何  
其望且慕恩意隔今年光度雕輦已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候翠華之儻來仰元天以自訴況  
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染染枝葉香餘統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  
秦原墓拊琴翻胡塞之思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侯環玖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  
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族獨舍頓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迴腸羨環拱於白榆惜  
馳暉於落棠諒衝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頭長  
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官入成憶月之歌歌  
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涓濱垂釣臣羞隨洛陽拜塵友 蕭穎士登故宜城賦曰外彼墟  
兮遐眺荆江邇矚樊沔頽施以隱嶼缺缺而峻嶮野茫茫其靡極何人戶之單渺悵青春兮始交又白日兮將  
晚悲世事之艱阻慨征途之未返憑寒臯以盡目究林莽之深淺煙迴起於殘燎鳥羣飛於絕嶽曾是感時而  
戀舊孰不酸辛而僂俛俛夫規首之爲鎮也峻隅百雉危堯萬井森松篁之蒼蔚劃鄖街以周整前山縈依而  
秀拔斜漢香映以清迴秬稌蔗橘雜荆衡之蓄桑麻黍粟侔冀魏之境漢之盛也稱南國之冠蓋晉之衰也爲  
北門之捍屏今方嶽之仁明惠久要於平生幸羈旅而獲宥旋載筆於戎旌陪後車於南紀儼四牡以專征歷  
蹟墮而訊諸乃楚駢之遺城荆雲兮蔽虧朝雁兮差池雲有迴兮雁有歸嗟余行兮愴遲遲諒窮愁兮莫護雖  
九醜兮奚施 白居易浥渭賦曰亭亭華山下有人歧今望今愛彼三峰之白雲泛泛渭水上有舟沿今沂今  
愛此百里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游又感傷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不憂曰子生之幸兮

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今夷與華而無氛埃及皇帝繼位之二紀今命高與鄭為鹽梅二賢今爰立四  
門今大開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今故不棄余之小才感再遇於知己心慚忤  
以徘徊登余名於太常今署余職於蘭臺臺有蘭兮閣有芸芳菲非兮其可冀備一官而無事又不維而不繫  
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兮其可賞目白雲兮激清流且或偃而或仰門去渭  
兮百步長一日而三往夜分兮扣舷天無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波澹澹兮棹寬緣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  
沙漠漠習習兮春風岬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歎以長引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兮其將盡予何為乎不樂鳥樂兮  
雲際鳴嚶嚶兮飛裔裔魚樂兮泉底躡撥撥兮尾激激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萬物各得其樂者由  
賢聖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為聖致時於既濟疑為和兮聚五福發為春兮銷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適當我兮  
生之世彼鱗蟲兮與羽族咸和樂而不知惠我為人兮最靈所以愧賢相而荷聖帝樂乎樂乎浴於渭兮詠而  
歸聊逍遙以卒歲 又洛川晴望賦金商應律玉斗西建加旬雨之時晴叶秋成而適願是用步閭里詢黎獻  
皇風演溢歌且聽於昇平聖澤汪洋誦不聞於胥怨爾乃命親懿會朋執賦邛山眺洛邑天泆寥而雲靜氣肅  
殺而風急三川浩浩以奔流雙關峩峩而屹立飛梁徑度訝殘虹之未銷翠瓦光凝驚宿雨之猶濕嘉三時之  
是務觀五穀之斯入覽滌場之在勤知滯穗之見拾及夫日色黯黯寒光熒熒遠水澄碧羣山結青山水隱映  
花氣氤冥瞻上陽之宮闕兮勝仙家之福庭望中嶽之林嶺兮似天台之翠屏宜其廻鑿與兮檢玉牒朝千官  
兮御百靈使西賓之誇少弭東人之思攸寧不亦盛哉客有感陽舒詠樂只揮毫翰獨從倚願得採於芻蕘終  
期拾乎青紫 周鉞登吳嶽賦曰吾嘗文戰將北羈遊極西覩吳嶽之孤峭計羣山之莫齊由是逸崖谷遠攀  
躋入雲霧出塵泥既臻頂上用視天倪雁塞殊小峩峩甚低蓋以氣壯神扶雄標國祚揖白帝兮不見抱皇城  
而自固嵐光擁翠拓開霄漢之心岫色橫空鎖斷戎夷之路嘒嘒旁竦岩堯上干碧草春含清風夏寒遙瞻觀  
闕迴立煙巒疑超洞府謂在天壇中隱深溪日月之光不到外連層阜龍蛇之勢斯蟠當其區宇正寧氛埃初  
見覽造化之宏制識乾坤之設險沂水縈盈而線走隴山崩崖而螺掩西窺劒閣霜地表之千鐔東瞰蓬萊黛  
波間之數點遐徵衆嶽式並隆崇彼皆受封於百代此獨不視於三公森筭立以削成寧慚太華黯雲凝而化

出豈讓維嵩況乎萬仞凌虛千里倒影虎踞華喬鯨吞虜境臺巖嶺迴巖列屏捍絕域以增隘固中原之甚  
永直使以禮賓九有仁服八荒臂賢以爲輔弼宅道以作封疆亦須假我嚴衛憑我巨防邇藩垣於都邑遠隔  
關於氏羌吾唐重其功崇其鎮爰升成德之號用補極天之峻小臣是以竟日興感抽毫賦韻登詠累兮茲岑  
指長安而後進 宋蘇軾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  
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  
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  
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  
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槩賦詩固一世之雄  
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  
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窮用之不竭是造  
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  
之既白 又後赤壁賦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余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  
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唱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  
於是攜酒與魚復遊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子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鶴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



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子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衣裳縞衣翼然長鳴掠子舟而西也須臾客去子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子而言曰赤辭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曠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子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元許有壬三臺賦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登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輟趣骨稊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從白晝之佳客乃渡清洄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見夫三臺之截薛者乎冰井峙北金虎距南銅爵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慙幾筭幾杵成茲崔嵬子午梁貫愈出愈奇三山蒼戴雙闕鳳飛連甍複道相為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熙凌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倡酬諒咨登高作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鎖諸墳於幽間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與悲抑如怨而自愴霜雁訴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庭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明陳獻章湖山雅趣賦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峰入杭觀於西湖所過之地盼高山之漠漠涉驚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我於是乎兩忘生死烏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遊也迨夫足涉橋門臂交塵彥撒百氏之籥籬啟六經之關鍵於焉優游於焉收斂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淨華盡削真寔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出而觀夫通衢浮埃之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其一哂而況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車馬駢填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戚戚伺夜而乞憐若此者吾哀其為人也嗟夫富貴非樂湖山為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忤哉客有張璵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真樂余欲止而告之竟去不復還噫斯人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儔費宏賜同遊西苑賦曰由禁門而西出兮望岌業之新宮煥金榜之門懸兮上輝映於層空殿錄書之無逸兮亭寫詩之盡風本姬錄

之攸昌兮發至理於周公惟王業之草昧兮率聲迹於農功知民依在稼穡兮必軫念夫輟窮仰三皇之明哲兮躡堯舜之希蹤豈成王之可望兮乃自抑而謙沖取周公之訓戒兮獨閱閱於村農當八珍之前列兮念民腹之未充躬三推於帝籍兮畝星布而橫縱斂嘉穀於秋穫兮需御廩之常供曷后妃以親蠶兮登箱晉於女紅繅柔絲以成帛兮備祭服之紉縫以乃勤而處逸兮惟慎始而圖終屬秋氣之平分兮日未晏而方中忽變興之時邁兮乘御天之飛龍環太液而周游度柳陰之垂虹召徵臣而同樂兮曳委佩而景從前黼座而造膝兮聽玉音之雍雍諭締造之初意兮令寓目於西東倚懸論之拳拳兮勉圭輔而輸忠又觀於別殿兮步徙倚而從容挹翠欄之芬郁兮賞錦檻之芳叢念微臣之與此兮實千載之奇逢愧天恩之難報兮其何以仰副乎宸衷祈雨暘之時若兮慶歲事之屢豐庶皇心寧而聖體健兮荷百福之攸同瞻前星之輝輝兮協吉夢之麗熊歷年邁夏而逾周兮豈但饒盛於三宗

歎晉石崇思歸歎登城隅兮臨長江極望無涯兮思填曾魚鱗濟兮鳥績翻澤維遊晨兮戲中園秋風厲兮鴻雁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枝疎百草零兮覆畦壟時光逝兮今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自愍廓羈旅兮滯野都願御光風兮忽歸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鬱茂兮芳草盈元泉流兮繁丘阜閣館蕭寥兮蔭叢柳吹長笛兮彈五弦高歌凌雲兮樂餘年舒篇卷兮與聖談釋冤投絃兮希彭聃超逍遙兮絕塵埃福亦不至兮禍不來

唐王勃梓潼南江泛舟序咸亨二年六月癸巳梓潼縣令韋君以清湛幽凝鎮流靖俗境內無事艤舟於江潭縱觀於丘壑渺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呂望藉茅於磻溪之陰屈平製芰於泮陽之浦覺瀛州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譬以妙論亦有嘉穀旨酒鳴絃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又遊冀州韓家園序銅溝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昂昂之墟風俗是唐虞之國雖接燕分晉稱天子之舊都而向街當衢有高人之甲第祥風塞戶瑞氣冲庭芳酒滿而綠水春朗月閒而素琴薦家童掃地蕭條仲舉之園長者盈門廊落東平之室梧桐生霧楊柳搖風眺望而林泉有餘奔走而煙霞足用神龍起伏俱調鼎鑊之鳴滋鳳雌雄並入笙竿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南庭興晚東徑陰生石髓

拆而隱士歸玉山崩而野人醉王羲之之蘭亭五百餘年直至今人之賞石季倫之梓澤二十四友始得吾徒之遊陶陶然落落然則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月也

**書**漢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爾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川有九游其八欲類此矣 **原**魏應璩與滿公琰書徒恨寡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

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

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

侍坐良增悒悒 又與從弟君曾書聞者北遊喜歎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掃涂兩師灑道按轡清路

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廈膚寸有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

芳以崇珮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

楚人流遷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芻塵思樂汶上發於寤

寐昔伊尹輟耕邱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潛蒸民於塗炭而吾方欲執耒於山陽沈縉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遠矣然山甫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唐**王筠答馮子華書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

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發與鳥獸

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 **唐**陸龜蒙甫里先生傳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與俗人交時乘一舟設蓬席齋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作江湖散人傳而歌之傳曰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恨為時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人或笑之先生曰退若不散守名之筮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筮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詠以志其散 明鐵笛道人楊維禎自傳鐵笛道人者會稽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綠萼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塘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於宛陵毘陵聞書中雲間山水最清逸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沂大小雷之澤訪縹渺七十二峯東抵海

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 殷雲霄孫一元傳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常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石而為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卧虎豹兮從蛇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又嘗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嶽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關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為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於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來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矚海門月餘別去 王貫洞庭漁人傳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五上而五因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為園圃臺館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寔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佳晨夕奉母兄從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攜其子斯德及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游石門元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縹流能飲者即傾攜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不為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 鶯池生傳鶯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顛發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鶯池更號鶯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賞生少失父母以亡訾省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強馳騎間出其餘智為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頤而髯者生戲為之貌絕肖父因勸生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沈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以是里中盡目為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歎曰咄嗟天乎將驅我於埃壘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餼之墊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聲籍甚生間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為者而今七尺軀津津諷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駸駸白亡今人矣又

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匍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餅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無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驚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聒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哉者山遊巫巴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党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衢唐氏異生所為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為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生二童子即生所呼為丹砂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名謁便殿生久在遼王所絕不與用事者比遼王常召生遊別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為調笑以悅遼王生第端坐竟日夜即飲至大醉目不流睨遼王益敬憚生每見生輒為斂容生之不及於難以此自遼王廢生不樂居江陵乃自攜少貲逍遙七澤間最後又還江陵過謝其故所往來人而斥二童子姑去乃自童騷為頭陀不知其所之

記明袁宏道西湖記虎林之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每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風多於堤畔之草艷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又虎丘記虎丘去姑蘇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八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迫部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中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疊雪寫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輒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鬪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



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荷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壘壘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爾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

懷舊一

原尚書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又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又嗚其耆長舊有位人 又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 原毛詩序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懷舊二

原嵇康高士傳商容有疾老子問之容曰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 左傳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 新序吳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心欲得其寶劍弗忍言季子心許之而未及與及還徐君已薨乃脫寶劍懸於墓樹徐人奇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挂丘橋 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漢書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家沛 又樂布為人畧賣於燕漢擊燕虜布彭越贖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之布曰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請就烹上乃釋布 原又張蒼秦時為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鎖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朱邑博篤於故舊性公平不可交以私 又云敞師事吳章章平帝時王莽坐章要斬磔尸東市門章為名儒弟子千餘人皆更姓名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據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斂葬之 後漢書鄭

弘字巨君師同郡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引貺貺被收捕亡沒弘獨詣闕為貺訟罪顯宗覺悟赦其家屬 又廉范受業博士薛漢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貴之由是顯名

**東觀漢記**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皇甫謐高士傳徐穉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詣及瓊秃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致辭

**季漢書**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與少府孔融親善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

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樂布之節拜

中散大夫 又曹操引軍攻袁譚於南皮王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

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修急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

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曹公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

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操曰

義士也赦之 晉書司馬昭收尚書王經誅之故吏向雄哭之哀鍾會誅雄復收葬之昭聞名而責之曰往者

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同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於法

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

惜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 吳均齊春秋明帝不豫南康王琳於第賜死獨江秘守尸晝夜號泣悲動路人於

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看惟秘及衡陽王子浚侍讀嚴植各為管理喪事時人高其節秘字子清濟陽

人也 陳書司馬嵩字文昇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燼殞失所嵩以宗室乃

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阜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樂布得陪臣之

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念忠貞方知臣道即敕荊州以禮安厝 北史魏神龜末清河王元暉領

太尉辟陽固從事中郎屬憚被害元又乘政朝野震竦憚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憚者解

不自安固以常被碎命遂獨詣喪所盡哀痛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聲聞而歎曰雖樂布王脩無以尚也君子哉  
若人 唐書李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為參軍宣帝特害憲名僚屬證其罪綱督之以死終無撓詞及憲遇害  
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惟綱撫棺痛哭躬自埋瘞哭拜而去憲女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厚甚及  
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 又王方翼有友趙持滿誅死屍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往哭具禮收葬金  
吾劾繫帝嘉之不罪 又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投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  
敢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  
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揚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他日相公為奸邪所譖失意於外安得與  
相公輕別德輿嘉其真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識公門公何取信  
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又韓愈少為蕭穎士子存所知自袁州還  
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惟一女在為經瞻其家 孔帖唐李守德為武衛將軍常遇故主於道主走避之  
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已官授  
之帝嘉其志擢其主為郎將 范陽家誌宋盧多遜門下士有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被罪之後賓客雲  
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津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為參知政事 宋史鄭伸客李崇矩門  
下險詖無行因上書誣告陰事太祖釋不問崇矩子繼昌性謹厚鄭伸蚤死其母嘗詣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  
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 又李薦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鄉舉  
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軾與范祖禹謀將同薦諸朝去國不果軾亡薦哭之慟中年絕進取意  
又鮮于侁元豐二年名對命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道揚侁往見臺使不許通或謂宜亟焚軾所  
往來書文以避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惟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又曾回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  
之密告回回力贊且曰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且慰其母 又朱  
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卒瘞於文往哭之 鴻書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  
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

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奠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元史金履祥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常倫也又元蔡子英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曰思舊主爾明祖知志不可奪送之出塞明獻徵錄王稔字叔豐受業方孝孺孝孺之及於難也稔周旋其間又至聚寶門外求孝孺遺骸不得坐遠繫文皇念其祖禕死國特宥免復購孝孺遺文為侯城集以傳人感義之又劉澗與荆王太傅李九標相善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亡何卒死女之母亦死澗告親友曰李君未許吾子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乎遂迎女婚其子及李氏爭產太守注以半子女餘分族人澗辭曰吾成盟為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之不強也又杜環好周人急父友常允恭死其母張無所歸就環環贍養十三年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環具殯殮買地葬之歲時常祭其墓明詞林人物考余應舉字德甫與徐中行宗臣友善應舉擢福建按察副使至閩值臣理學政而中行守汀甚喜詩筒還往不絕俄而臣病且死矣無子應舉傷之躬為視舍斂使其子斐經而受弔以其喪歸又屠應坡字文升與袁袞聯名舉於鄉又同舉進士同讀書中秘特相親暱武庫灾表下詔獄罪且不測應坡旦夕具壺餐濟餉遺獄中戍之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應坡獨匹馬出郊外握手別又王世貞為刑部主事楊繼盛抗章劾嚴嵩專權誤國下獄世貞訪之獄中相共飲泣繼盛以其孤托之繼盛妻張氏上疏願以身代疏草出世貞貞削及繼盛死東市世貞親為合斂哭奠而遣一使護其喪歸世貞父司馬公忬在鎮聞之亦搯擊言嵩高聞而切齒日夜謀所以阱公父子逮忬下詔獄世貞急解官奔赴闕下將求代死忬急止之是速吾死也忬竟伏法

懷舊三

蔡原仲

奉呂公

傳季友如陳莫原仲季友之舊也漢妻護字君卿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呂姬同食及寢居妻子頗厭護護涕責曰呂公以故舊老窮寄身於我義所當奉送終身

魏徵故笏

哭亡簪

名伯述行南國書甘棠有存焉徵對惟故笏在詔令上樹鄭厚曰不忍傷人也唐史語問魏徵五代孫魯書甘棠有存焉徵對惟故笏在詔令上樹鄭厚曰不忍傷人也唐史語問

名伯甘棠

魏徵故笏

魏徵五代孫魯書甘棠有存焉徵對惟故笏在詔令上樹鄭厚曰不忍傷人也唐史語問

比笏乃今

麥秀之歌

黍離之詠行役宗周見故宗廟宮室盛為禾黍遂作黍離之詩周同室之顛覆也

懷舊四

原久要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半面半面之故

不棄周公謂魯公曰故舊不棄也

不慢周禮太宰以八統

記嗜昔詩寒燈相對記時昔

詩寒燈相對記時昔

無消息故人漸遠無消息

錢塘如此又憶在錢塘正如此

登市非故又登市非故

馬行燈火記當年

懷舊五

晉曹摅感舊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蘭門易軌田實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栖鳥去枯枝今我惟因

蒙羣士皆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容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原齊謝朓懷

故人詩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忘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

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梁昭明太子宴闕思舊詩孝若明山信儒雅稽古

文敦淳茂公洽實俊朗文義縱橫陳佐公離持方介才學罕為鄰淮疏實溫雅搗藻每清新余非狎異者惟

舊且懷仁綢繆似河曲契闊等漳濱如何離史盡眇漠同埃塵一起應劉念泫泫欲沾巾梁沈約懷舊詩

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峰途艱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傷王

又詩曰吏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寬一旦同

丘壤傷謝又詩曰左率履時譽秀出冠朋儻筆茲千仞氣振此百尋條蘊藉含文雅散朗溢風飈楹檟今已

合容範尚昭昭傷庚又詩曰長文體間任坦蕩無外求持身非詭遇應物有虛舟心從朋好盡形為歡宴留

歡宴未終畢零落委山丘傷王又詩曰東南既擅美洛陽復稱才攜手同歡宴比迹共追陪事隨短秀落言

歸長夜臺傷虞又詩曰少府懷貞節忘軀濟所奉吏道勤不息繁文長自擁既闕優孟歌身沒誰為寵傷李

又詩曰韋史識前載博物備戎華稅駘止營校淪跡委泥沙始知庸聽局方悟大音賒傷卓又詩曰處和

無近累天然有勝質蕭瑟負高情耿介懷秋實義貴良為重關推非所恤一罷平生言寧知攜手日傷劉又

詩曰豫州懷風範綽然標雅度處約志不渝接廣情無忤頌頌事刀筆紛綸遞朱素美志同山河浮年遍朝露

唐蘇頌奉和姚令公溫湯舊館永懷古人盧公之作樹德豈孤邁降神良並出偉茲廊廟楨調彼鹽



梅莫正悅虞垂舉翻悲鄭僑卒同心不可忘交臂何為失清路荷前幸明時稱右弼曾聯野外遊尚記帷中密  
新慟情莫遣舊游詞更述空令還和辱長感知音日 李白對酒憶賀監詩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  
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又詩曰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敷  
賜鏡湖水為君臺洛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 又詩曰託蔭當樹李忘憂當樹  
萱他日見張祿綈袍懷舊思 杜甫懷舊詩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  
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韋應物張彭州前與緜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答張已云沒  
因追哀敘事兼遠簡馮生詩君昔掌文翰西域復石渠朱衣乘白馬輝光照里閭余時忝南省接讎媿空虛一  
別守茲郡蹉跎歲再除長懷關河水永日簡牘餘郡中有方塘涼閣對紅蕖金玉蒙遠覽篇詠見吹噓未答平  
生意已沒九原居秋風吹寢門長慟涕連如覆視絨中字奄為昔人書髮鬢已云白交友日彫疎馮生遠同恨  
憔悴在田廬 柳宗元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詩交似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  
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劉禹錫徵還京師見舊番官馮叔達詩前者匆匆僕馬行十年顛顛到京城南宮舊  
史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 李德裕漢州日夕遊房公西湖詩丞相鳴琴地何年點玉徽偶因微月夕重敞  
故樓扉桃李蹊空在芙蓉客藉依惟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 又詩曰晚日臨安渚微風發櫂謳鳳城波自闊  
魚水運難留亭古思宏棟川長憶濟舟想公高世志祇似化城遊 孟郊李少府廳弔李元賓遺字詩零落三  
四字忽成千萬年那知冥冥客不有補亡篇斜月弔空壁旅人難獨眠一生能幾時百慮來相煎戚戚故交淚  
幽幽長夜泉已矣難重言一言一潸然 韋莊饒州餘干縣琵琶洲感舊詩琵琶洲水斗牛星鸞鳳曾於此放  
情已覺地靈因昴降更聞川媚有珠生一灘紅樹留佳氣萬古清絃續政聲戟戶盡移天上去里人空說舊簪  
纓 宋孔武仲與陳董二君相會於真州經月甚樂詩寄董陳君兼感存没平生交友半成塵想見當年樂會  
文別淡茫茫添海水愁懷黯黯塞江雲青衫脫去誰同老白首追隨尚有君官暇更將棋子學他時籌局當功  
勲 王安石悼四明杜醇詩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歲  
時沽酒歸亦不乏甘旨天涯一杯飯夙昔相逢喜談辭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目未

渠央如何棄子死古風久凋零好學少為已悲哉四明山此士今已矣 李觀客有話故丁秘監京師舊宅因而傷之詩曰等閒榮謝已愁聞况語三公極寵身青史尚為今世事朱門不是舊時人文章散入諸蕃口花藥留添上國春生死交情渾易見有誰過此為霑巾 程俱九月七日夜夢王元規詰旦其弟元矩適相訪感而作詩故入入幽夢彷彿平生懷心知九泉隔意象慘不開喉詩不成章愾慨誰能裁曰此蕭爽士寧當沒黃埃清晨客在門乃自烏衣來典刑見難弟共歎一息乖幽明不可詰此夢何為哉回觀南園道微徑已蒿萊 朱熹拜張魏公墓下詩衡山何處魏湘流亦湯湯我公獨何往劔履在此堂念昔中興初孽豎倒冠裳公時首建義自此扶三綱精忠貫宸極孤憤摩穹蒼元戎二十萬一旦先啓行西征真梁益南轅撫江湘士心既豫附國威亦張皇縞素哭新宮哀聲連萬方黯虜聞視覲經營久傍徨玉帛驟往來士馬且伏藏公謀適不用拱手還南荒白首復來歸鬚短丹心長拳拳冀感格汲汲勤修攘天命竟難謀人事亦靡常悠然謝台鼎騎龍白雲鄉坐令此空山名與日月彰千秋定軍壘茂業遙相望賤子來歲陰列風振高岡下馬九頓首撫膺淚淋浪山頽今幾年志士日慘傷 陸游紹興辛未至丙子六年間予年方壯每遇重九多與一時名士登高於戴山宇泰閣距開禧丁卯六十年憂患契闊何所不有追數同遊諸公乃無一人在者而予猶強健慘愴不能已賦詩識之故里登高接雋遊即今不計幾番秋一樽尚與菊花醉萬事不禁江水流薄命雖多死閭巷逢時亦有至公侯若論耄歲朱顏在窮達皆當輸一籌 劉克莊哭楊吏部通老詩白首除郎已晚哉民間桑柘手親栽蓋棺只著深衣去行李空擔語錄迴主祭遺孤猶未冠著書殘藁漫成灰可憐薄命飄飄客虛事江西幕府來 元成廷珪吳中五日追念故友李時中李欽嗣有感而作曰夢繞南岡北嶺雲一杯無計灑松筠世間我豈長貧者地下君為不死人夜雨自荒張祐宅秋風誰障庾公塵於今友道俱凋喪落日江湖淚滿巾 叟端維故人別野詩曰門徑無塵有綠苔東風落日舊曾來白頭道者今何在 一樹櫻桃花自開 趙半閒憶友人李雲南詩送客出荆扉忽見青青草故人別經時恍隔千里道千里固不遙咫尺夢難到孤鳥安朽株行雲在晴昊敢歎會無期坐念春風老 明李夢陽追舊寄徐子詩憶昔相逢雪滿途遙憐為客向江湖看碑定憶羊開府作賦先投楚大夫日黑魚龍壓夢澤草青麋鹿上姑蘇空回玉軫思流水不得驛驢見故都 高攀龍七哀詩肅

蕭秋風深漫漫秋夜長中夜百感集攝衣步空堂俯聽蟲聲悲仰視明月光物色一如昨舊人何茫茫歲月日以疎騁騁日以亡一朝成永訣千載空相望靜心易生哀遺情難爲方願從夢中路抽身至其旁

**賦**魏王粲思友賦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觀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

水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泱綠草兮離生超長路兮逶迤

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賢魂眇眇兮藏形 **晉**向秀思舊賦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

之才嵇康志遠而陳呂安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

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

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踐二子之遺迹歷窮巷之空廬惟古昔以懷人心徘徊以躊躇

棟宇存而弗毀形神逝其馬如昔李斯之受罪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際會

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而將邁遂援翰而寫心 潘岳懷舊賦于十二而獲見

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降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子尋役於外不歷嵩

丘之山者九年於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仰瞻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旁眺嵩丘東武託焉建

壑啟時巖巖雙表列行列行楸子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予以國士眷予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

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來歸空館聞其無人陳荻被於堂除舊圃化而爲薪步庭廡

以徘徊涕泣流而沾巾 **梁**江淹傷友人賦僕之神交者有陳郡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賞博學多聞明敏而

識奇異僕以爲天下絕倫與秋草同折今不復見矣乃爲辭曰泣然沾衣兮悲衰友之英秀轍四代而武昌

泊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峻調迥韻忠志聰情個儻逸度寂寥靈素文萃淵卿史類遷固譬如冬雪

既潔將似秋月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絕弔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闕披圖兮照籍抽經兮閱史

共檢兮洛書同折兮河紀既思遊兮百說亦窮精兮萬里愛詩文之綺發賞賦艷之錦起爾湘水兮深沈我前

山兮眇默惟音華與書酒伊楚越兮南北余結韻兮梁門復從官兮朱藩何人遙而困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

玉之神樹銷紫石之靈根永遠書於江滋結深痛於爾魂 唐岑參感舊賦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

五隱於嵩陽二十獻書闕下嘗自謂雲霄坐致青紫俯拾金盡衰激蹇而無成豈命之過與國家六葉吾門三  
相矣江陵公爲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爲文昌右相輔高宗汝南公爲侍中輔睿宗相承寵光繼出輔弼易曰  
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逮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汝南公又得罪朱輪翠轂如夢中矣今王  
道休明世業淪替猶欽若前德將施於後人參年三十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直念昔者爲賦云  
天命我唐始滅暴隋挺生江陵傑出輔時爲國之翰斯文在茲一入麟閣三遷鳳池調元氣以無忒理蒼生而  
不虧典絲言而作則闡綿蕤以成規捧堯日以雲從肩舜風而草靡洋洋乎令問不已繼生鄧公世實須才盡  
忠致君極武登台朱門復啟相府重開川換新機羹傳舊梅何糾纏以相軋惡高門之禍來當其武后臨朝奸  
臣竊命百川沸騰四國無政旣破我室又壞我門上帝懵懵莫知我冤泣賈誼於長沙痛屈平於湘沅夫物極  
則變感而遂通於是日光迴照於覆盆之下陽氣復煖於寒谷之中上天悔禍贖我伯父爲邦之傑爲國之輔  
又治陰陽更作霖雨伊廊廟之故事皆祖父之舊矩朱門不改畫戟重新暮出黃閣朝趨紫宸繡轂照路玉珂  
驚塵列親戚以高會沸歌鐘於上春無小無大皆爲縉紳嗟乎一心弼諧多樹綱紀羣小見醜獨醒積毀鑠於  
衆口病於十指由是我汝南公復得罪於天子當是時也偏側崩波蒼黃反覆去鄉離土隳宗破族雲雨流離  
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湘潭之竹或投於黑齒之野或竄於文身之俗嗚呼天不可問莫知其由何先  
榮而後悴曩樂而今憂嗟予生之不造常恐隨其家猷無負郭之數畝有嵩陽之一丘幸逢時主之好文不  
學滄浪之垂釣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多遭脫輻累遇焚舟雪凍穿履塵縑弊裘嗟世俗之  
其阻恐歲月之不留騰城闕以懷歸將欲返雲林之舊遊 明王寵感舊賦正德辛未余師事林屋先生於包  
山精舍凡再閱暑寒而退迄今庚辰八年於茲矣乃復來山中作感舊賦紛余慕天好修兮潛大道以遊神滄  
江河之浩淼兮悵欲渡而無津彼哲匠之巍峩兮揭日月於八垠折蔬麻之瑤華兮將以贈夫斯人亟愴怛而  
仰鑽兮又靡知其所止紛蚪龍之下上兮尺蠖蟠旋於泥滓車旣殆而馬煩兮阻山川而徙倚忽日月之我遺  
兮去冉冉而不已經疇昔之故居兮志欲憾而顛泚泮淹留以無成兮將復修吾初服佩長劍之陸離兮冠切  
雲而蠱蠹民生各有所樂兮放吾道於空谷吸朝霞以爲漿兮夕復殮於秋菊苟矩矱之猶存兮莫來者之可

追吾令義和弭節今將以窮乎我師路漫漫其阻修今殫吾生以求之亂曰駢駢斯皇莫子好也洵彼前修為我導也海嶽嶄巖何當造也長夜漫漫志懣躁也矢心白日遵長道也

周庚信思舊銘歲次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開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尚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卒陵之徘徊岐路無假窮秋於時悲矣况復魚飛武庫豫有棄甲之微鳥伏秋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原隰載馳輶轅長往甲裳失矣餘艘棄焉河流酸棗杞梓與檣櫓俱陳海淺蓬萊魚鼈共蛟龍並盡燃香複道詎斂冤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愁形殊而並悴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幕府昔開俊賢翹首為羈終歲門人謝焉及平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永別郊門潁川賓客遙悲松路嵇叔夜之山廬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王孫奕地方為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念華亭之鶴重為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餅罄豐恥芝焚蔥歎所冀鐘沈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連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曰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路君子先危紀侯犬去懷王不反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卿故縣慶封餘邑萬里傷魂修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廬龍思歸道遠反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疇昔寵貴慘舒語默託情嵇琴風雲相得有酒如灑終温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於秦山陽相送惟餘故人孀機發緯獨鶴孤鸞闈深夜靜風月俱寒生平已矣懷故何期匣中絃斷鄰人笛悲昔為幕府今成總惟

原序梁元帝懷舊志序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濟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

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疑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

安郡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迴駟馬命鄒湛召王祥俞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

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增書梁朱瑒致陳僕射徐陵求王琳首書南史梁王琳舉義馬陳許吳明徹所殺博首建康縣之於市琳故吏朱瑒致書徐陵求琳首凌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珍琳求首並為啟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羊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身徇主以身許國



徒望包胥之念終邁長弘之肯致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身首異處封樹靡卜瑒早造末僚豫參下席降諱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巾兩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塲雖勿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曾游江右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葬或飛銜土之驚豐碑式樹時留隋淚之人近故舊王館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沉川而建學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恤孤一

禮記七年曰悼悼與羞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春饗孤子 又月令曰養幼少存諸孤

周禮司刺掌三赦一赦曰幼弱 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 家語孔子曰恤孤則惠

恤孤二

史記晉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公孫杵臼程嬰取他人兒衣以文襟匿山中嬰諶曰吾知嬰兒所在諸將隨之杵臼繆曰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真兒乃反在嬰匿十五年因韓厥立之是為趙武程嬰自殺 越語句踐命將免者以告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餽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疾貧病者納宦其子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 前漢何武傳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李元蒼頭元盡室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巨萬諸奴欲謀續分其財善潛負續出亡隱瑕丘界中親自乳哺及長訴叛奴於官悉殺之瑕丘令鍾離意上書以聞光武拜善及續並太子舍人 後漢書任崇字季卿秦州人隱居授學有奇節太守龐參下車首謁之崇不與語但以筵一大本水一盃置戶屏間自抱兒孫伏戶下參沈思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筵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 列女傳李文姬趙伯英妻李固女賢而有智聞父危泣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弟變項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

六尺委君李氏存滅在此矣遂變服入徐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比變赦還文姬相對而慟因戒之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慎勿以一言加梁氏聞者悲感 三國志諸葛亮伐魏馬謖違亮節制敗於街亭亮揮淚而斬之遂收恤其子 晉書紀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紀被誅瞻恤其家周至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又鄧攸遇賊步走擔其兒及弟之子度不雨全謂妻曰吾弟惟一子理不可絕當棄我兒後當有子妻泣從之其子朝棄暮及攸繫於樹而去後妻不復孕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魏書張普患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共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患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 唐書桂州都督李洪節以清慎顯既沒其家賣珠太宗疑洪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 又孟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沒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為有前輩風 新唐書錢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恤其孤至婚嫁成立 又韓愈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 唐書盧鈞為嶺南節度使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南者因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鈞減俸錢為營樁積其家疾病死喪則為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 宋史党進少給事魏帥杜重威子孫有貧困者進分俸給之士大夫或有愧焉 又陳希亮少與鄉人宋輔遊輔卒養其母以女妻其孤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第進士 又王濟字巨川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且託後於濟金鎖沒撫其子授宣祿仕 又魏拔之嘗客衡守章傑所趙鼎誦死其子汾將喪過衡傑恨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告汾焚之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拔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 又嚴世期山陰人同里張邁三人妻子各產子時歲饑儉慮不相存欲棄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 又陳規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即輟女奩嫁之 又元兵次近郊宋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天下以城降家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美官鉉翁傾橐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明獻徵錄林興祖有雅度終日端坐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事孤姊如母訓育孤甥如子卒致有立其友張禮聞為學政死濱州子政孤弱不能歸興祖至廣西召與其子同學

業成厚贖遣歸後政亦致通顯

恤孤三

**原置產業**

**封分邑**

張喬字君嗣與楊恭善及恭早死遺孤未成人喬迎與分屋居事恭母恭子長為娶置產

讀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真之分所食邑封遵六子

**託妻子**

後漢朱暉同郡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

友子相託堪卒妻于貧嗚候視願贈之

**撫遺孤**

學見暉重之接以友道把暉臂曰欲以

子幼孫權收養宮中教誨書十日一乘鞍

**篤厚兄孤**

毛玠居位布衣蔬食撫兄孤子甚

馬會羣臣嘗召統子出示之曰吾家虎子

**山公撫結**

王成匿李變德康臨刑謂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

固初下獄知禍不免乃命三子歸變時十三姊危之遣隨父門生王成乃亡命徐州備酒

**家酒家如非常人也妻以女梁冀誅遇赦還里王成卒變四時設位而哭之官河南尹**

恤孤四

**原字孤**

**託孤**

尺可以託六

**增羽林兒**

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

羽林號羽林孤兒

**給孤園**

須達多長者常施孤獨

於此園為佛說法處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

金  
言  
二  
卷  
之  
八

三

人部六十八 施惠 施饋 慶遺 慶賀

施惠一

周易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原又君子以施祿及下 又君子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又君子以振民育德 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

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因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

施此無使失職 原書用敷錫厥庶民 又先王子惠困窮 又惠鮮鰥寡 原又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原曲禮積而能散 周禮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闢萬人之難阨以王命施

惠 又遣人掌其委積以待施惠 原左傳在禮家施不及國 原傳施取其厚斂從其薄 原論語以與爾

鄰里鄉黨 原又君子惠而不費 又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原又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原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 荀大略樂分施而恥積藏 劉長卿詩傾家

施惠二

原左傳子西曰昔闔廬有國天有灾厲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賈誼新書楚昭王

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衣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二年吳襲郢當房賜者請還戰死

呂覽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不受金子曰賜失之矣

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實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

之邑里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

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葬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

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范蠡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

千金散與貧疏兄弟。戰國策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視吾家寡有者市之



驪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矯命以債賜諸民民稱萬歲還問何市而返驪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所寡有者義爾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曰諾先生休矣 又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而衣之王乃賜單牛酒召而揖於庭勞之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 漢書吳楚反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樂布諸名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又李廣歷七都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又蘇武為右曹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疏廣與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鄉里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於是族人悅服 又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漢記梁商常云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餒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米鹽茶鐵於四城門與貧民不告其姓名 又張儉資計差溫以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後漢書馬援扶風茂陵人轉遊隴漢間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爾乃盡以盼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又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務施周急 又崔駰學於太學而糧盡鄧衡尉欲餽焉而未果李彥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衡尉曰施不必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有日矣嘉既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之乎若曰家物少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河海以救牛蹄之類也

**○**鄧公曰諾 又趙溫字子恭為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又劉翊字子相潁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者數百人又逢知故因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也 又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國有資財父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自知亡日名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廖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殮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北郭先生

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殮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北郭先生

又种嵩字景伯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嵩皆以賤鄉里貧賤者其進趨名利者皆不與交通 又邵

林字叔孫西羌反拜謁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 東觀漢記劉弘

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與馬施之 續漢書郭伋并州

牧徵為太中大夫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仍輒散與宗親九族無遺餘 又肅宗崩廉范奔討敬陵時厓江郡掾

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

乃沿路訪聞范名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義 又張純節儉行義常分指租奉貽郵宗親雖三匱而施與

不怠 又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為平原太守遺倉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謂妻子曰一穀不

升國君撤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且食麤糲盡分奉祿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三輔決錄華茂字子華

以茂才為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從貧始以壽終 虞預會稽典錄駱俊字遠孝漢靈帝擢拜

陳相汝南葛陂盜起四面受敵俊整厲吏人為之保障出倉見穀以贖貧乏 魏志楊俊字秀才以兵亂方起

而河內處四達之衝必為戰場乃扶老幼去詣京室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

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 吳志朱據字子範吳郡人孫權遷建業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

輕財好施 三國司馬徽人有臨蠶求篋者便與之自棄其蠶或有難之者曰人不當求爾人已求拒之將慚

何有以財貨令人慙者也 晉書尚書令符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爾忽

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為之語曰不為權異富寧作符雅貧 晉陽秋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

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 晉中興書應詹稚弱家富於財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為居

晉紀祖逖輕財好施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是嘉焉 葛洪神仙傳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

宋書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行義無有呼其名者 又劉凝之荊州年荒衡陽王義季慮其餒

餉錢十萬疑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其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又張進之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

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 又蕭惠開為益州牧錄事參軍劉希

微假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甚恥之歟之廢中有馬六十足悉以與之償債其意趣不常

皆如此 陳書徐陵字孝穆性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置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之絕府僚怪而問之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可賣不後魏書祖巖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自延昌以來北州頻經災儉巖兄弟傾家贍遺常見州郡徵租甚急遂以家粟萬斛代輸聞者莫不嗟歎 隋書郭衍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塚衍親備船楫并齋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奏聞上大善之 唐書李藩家富於財父卒親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又李卑賤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救掾史叩頭乞候上旨卑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答以優詔 新唐書元德秀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緡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 又郭震字元振與薛稷趙彥回同為大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歎駭 五代史周馮道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調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潛為之耕其人魏謝道殊不以為德 宋史范仲淹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 天中記宋建中靖國中蘇軾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軾為軾買一宅為繕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行聞老嫗哭聲與邵推扉而入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所以泣也問其故居所在則軾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元史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張養浩為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 又至大丁未浙東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宜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徵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寧海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主簿胡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

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明獻徵錄畢文德天順癸未學士黃廷臣請廣沒丹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度以託文德即請館於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饑粥子女者眾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 又董建中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戶母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鬪奪之斷其畧麓有嫗與其子哭於野建中行部見之即劾鬪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鬪人懼而縊海葦潦漁之利然後悉歸民 又戴憲有痒友趙宣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以所居室質錢期滿當徙鬻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居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又丁廣友黃六窘於食造之廣大喜開樽飲罷未敢言廣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之自後稍窘即鬪不待其告有孔景貧無所營廣造屋命挈家居之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 又梁河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蓄碭二縣民亦多饑者河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河河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太宗嘉之

施惠三

**原為粥** 作衣衛國凶饑公叔文子為粥與國之饑者 王望宇慈御行部見飢者裸

**原為粥** 形草食以便宜輸出其所在粟布為糧作衣將議罪鍾意不罪之

**原為粥**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俸祿贈貧人堂富之家各出義錢

**原為粥** 及韓名曰沉舟之役 原民歌 士歸則饑陳氏三疊皆登一馬區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其四以登於釜釜十

**原為粥** 無德於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 原投醪 挾纊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有饋一罇醪者使投之河令

**原為粥** 之矣 又曰樂陳子好施士多歸之 原散軍糧 施父粟 舒仲應以表術軍糧散給飢人衛

**原為粥** 全珠子橫父柔使蕭米數千斛到矣有所市珠瑯散蓋空船還父怒除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側惠之患

**原為粥** 不及故 叔父奇之後罷東郡還錢塘修築堊墼節蓋里講會邑人平生非急而士大夫有側惠之患

**原為粥** 以爲禁 土 原衆人母 續命田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亟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子曰夫子產者德

**原為粥** 善明懷民子據珍瑛弟位徐州刺史鎮北將軍青州荒人相食善 原汲黯矯制 鄧攸擅賑 漢河內馮水

**原為粥** 民煎食饋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 原食與餓 俸錢贍貧 晉趙宣子舍於翳桑見穀相食

**原為粥** 詳而得之 音節故焉 原賜豈獨受 原翼所身衣服車馬 原具妻子內困粵以賑施貧窮務起人之急 下第五倫奉

其長者以為 貸不待報 與不宣惠 對頌字子雅奉使見飢人上表請賑貸不待報貸之而 青麥之語 史記田常以大斗出貸小斗收齊人梁高字伯夏載穀於門與貧者不宣已惠 七十無不饋餉 賞賜悉與親

族實武得兩言實賜悉與親族及載推財不疑張長思 家量貸公量收 九在外一在內 上鮮上民千鍾什

一在內 恩不可忘潘元茂 推財不疑張長思 素履重名共相奉送迎道路所在鳴鑼以俱行資最隨

主入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之分以周未過父老頹人之曰富且貴有

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及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 崔鴻前涼錄張冲字長恩懷惶人散家財巨萬施

推財不疑張長思 施惠四

**濟物** 齊則 聚民 財聚則民散 頒斂 須秋斂 調賜 周 匪須 匪非也須分也 時須 並周 及下 禮惠

下 惠下 又禮惠 臣無威福 書臣無有 衆不怯懼 禮年繼大衆不怯懼注 隱民取食 子家謂李孫隱

民謂窮 周人尚施 貸而不書 詳施惠 施而不德 詳賑 豐凶不時 聚斂有典 適時以權 救物惟

道 義由獨斷 惠必同沾 惠以救災 義而濟物 博施之人 專達之責 散以家貯 收其公利

情且涉私 美將歸下 苟徇便宜 則非專達 宜哀菜色 無肆莠言 分散者仁之施行 **愛施者**

仁之端 **命未及於匪頒** 罪寧逃於擅發 歲凶諒可恤人 家施不應及國 賑廩鄧攸雖見免官

開倉汲黯猶聞釋罪 積而能散誠謂發身仁者以財發身不私不及公豈宜作福 大夫不收公 毀家

紆難猶謂盡心 賑窮救災豈宜獲戾 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與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施惠五

**銘** 漢崔瑗座右銘曰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唐劉禹錫高陵令碑銘曰 噫涇水之逶迤澆我公兮及我

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

盡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翔翔遺我福兮壘我

賜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施饋一



**增**詩陳饋八簋 禮記天子執贖而饋 論語齊人歸女樂 **原**又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增**

孟子君餽之粟則受之 又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

而受孟子曰當在宋也辭曰餽臚當在薛也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又其交也以道其

餽也以禮 又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施饋二

**原**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倍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

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增**又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筐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孔

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須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而

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之人哉 又衛公子友饋

馬四乘於子思為賓主之饋焉子思曰仍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朝夕受賜衣食已

優無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指則有陷禮之愆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

矣 又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罇酒束脩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取多

也子思曰仍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祀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飲讌方乏於食而乃讌非義

也吾豈以為介哉 列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穀人之饋我者非貴我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

以驚也 西京雜記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勅見其曝露乃勞之曰得無

罷乎遣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後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茂問亭長從汝求乎人

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坐耶 後漢書李恂徵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

州盜類編 卷三百九 人部 施饋

及督使賈胡數遺怕奴婢宛馬金銀香扇之屬一無所受 又王丹字仲回時京師大豪陳遵朋友喪親遵為護喪事賻繖數百疋丹懷繖一疋至喪主前出投之曰如丹是繖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東觀漢記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馬一匹遺之曰朋友有車馬之醜可以備之居數月林還之 後漢書張奐為將帥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繖百疋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 梁祚魏國統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悉告之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 晉羊祜與吳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樂毅孔明不能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醜人者 世說晉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 又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由是顯名 又范宣字子宣潔行廉約豫章太守韓伯遺繖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至一匹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耶范笑而受之 晉王述家貧來試宛陵令頗受饋遺而修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 王羲之食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晉紀瞻帖云自昨信來今又益貧無以將意粉二斗所謂物微意全者也 晉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潛偃卧齋餒有日矣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宋書高陽許瑤之以綿一斤遺郭平原不受往反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爾平原乃拜而受之 齊書何點隱居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尚不屈非吾所敢議遺之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范亨燕書高祖少有大度雄畧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鎮薊高祖童冠往見華曰君必為命時之器臣時濟難者也脫所著幘簪遺之殷勤而別 崔鴻後燕錄王猛伐洛陽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為東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為信垂以佩刀遺之 前秦錄慕容冲進逼長安苻堅遣使送錦袍一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 後魏書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任城王澄駿馬一匹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康貞之行有過

楚相可教付殿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唐書未桃推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表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為長史  
寶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屨鞞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  
又襄休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有饋鹿茸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  
以繼 又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常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  
取之一日盡 又韓思復家富有金玉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婁歲饑京兆杜瑾者以  
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又陽城有里人鄭倣欲葬親貧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倣既  
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能同我為學乎倣泣謝即教以書倣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顯其習  
學如初慙縑而死 唐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李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金  
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何有許多金又家用一百箇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  
潛勸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之 唐書陸贄丁母  
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贖贈及別陳餉遺一無取與草屨布衣時相善惟西川致遺奏而受之  
唐崔從領郿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自是羌人不敢犯境 唐郝處俊甫  
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贈之不受 宋太祖朝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幸其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  
十餅在廡下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  
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  
而受之 宋曹修古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諫守興化卒於官郡僚及鄉之賢者相與率  
錢十萬以贍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弟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  
不可受以贍我先人全德哭而謝遣之送者固請竟一錢不受 宋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正議持父喪世衡  
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以父命不復受致無廢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  
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宋陳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秦觀曰  
此人殆難致也知其貧懷金欲為餽聽其論議敬畏不敢出 宋岳飛家無姬侍吳玠遺名姝結驪飛曰主上

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 元廉希憲行省荆南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  
 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 鴻書元明善常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賸以兼金蒙古  
 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  
 國王歎服 元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瑛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黏合珪開府為相瑛赴其聘遂  
 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 明詞林人物考吳訥字敏德永樂時巡按貴州還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  
 夔府訥不啟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  
 又桑悅字民懌丘濬嘗餽以純項悅詣謝濬曰純項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饌所不足  
 甘而一純項何如草具哉 明獻徵錄陽春主簿徐均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更白此洞主  
 均叱使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恐懼至蒲伏諭遣之值府符下問遂繫之獄均曰其人必來劫獄  
 備之大老二子果來莫敢前詰朝饋大瓜安石榴皆黃金大珠也均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受賂  
 調均攝陽江縣 又王敬臣廬居甚隘寄寓天王寺中鬻書易粟有饋養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  
 寧為溝壑夫其人乃止

施饋三

**請栗** 與車 子華使於齊舟子為其母請栗 後漢劉翊字子相家有張季性奔師與遇寒毀頓帶道

**困** 饑鍾 吳魯肅字子敬不與治家李以敬賦賑窮結士為務周郎為居巢長遠肅并求資糧肅時有兩困米各

**喪** 命也 載魚 唐景雲中韋誥休日登樓見人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表寬居也吏與偕來誥

**魚** 乃引為判官 宋書王弘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 生麻 當歸 闕仲叔太原人王莽之世潔行不仕與周

**管** 道其生 關其名遺書以卷封之發省無所遺 吳志 時當歸 歸乘馬 遺食器 桓公歸以乘馬祭服五

**稱** 歸夫人 魚軒 漢鄭莊性廉不治 饋七牢 饋特豚 秦穆公改館晉侯饋七牢馬 遺食器 桓公歸以乘馬祭服五

**產** 然饋遺 不過食 漢鄭莊性廉不治 饋七牢 饋特豚 秦穆公改館晉侯饋七牢馬 遺食器 桓公歸以乘馬祭服五

**羽** 扇 入寺門 吳郡人相傳父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納書半卷 受酒一杯 卷其人曰書遺者遂去 齊書張

**融** 字思光 利尼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納書半卷 受酒一杯 卷其人曰書遺者遂去 齊書張

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  
又李素立為瀚海都護  
原漂母饋食 駱妙分施 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  
仁愛問知之曰何不吉我乃由私粟與之告母使分施也  
與千里馬 留二萬錢 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  
從之少馬清操為吏部郎時郵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  
與千里馬 留二萬錢 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  
馬者雖不受每三日有所遺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豈謂無私乎  
宋書顏延之為始 貂裘採桑 笥  
金報土 王繼於弘之微為通直散騎常侍蜀王報從兄禮私盡化為土泰王大怒臣下賀拜曰土者地也  
一斛 玉鳥一量 蜀志宗預東吳孫權預手弟泣而別曰君奇術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  
夜賜金壁數千萬出阜卿亭皆置去留書以赤  
玉鳥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施饋四

私覲 韓宣子私覲馬 嘉貺 左傳是委嘉貺於草莽也 餽歲 蜀風俗歲晚餽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歌鹿鳴之三三拜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  
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臣弗敢及鹿鳴君所以嘉窮君也敢不拜嘉  
為思使命 渭陽贈 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齊者餉 蘇軾詩不學劉伶獨自  
緣義輕 渭陽贈 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齊者餉 蘇軾詩不學劉伶獨自  
分酥酒 又詩使君夜半笑詳 原老有嘉惠 楚王始老也 饋無束脩 朱邑為大司農  
中吏不受饋 亭長不坐 饋二 散與親故 餽無束脩 饋無束脩 饋無束脩  
遺百賈畏之 後當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問親戚 不稅不視 記其子起好施一曰散與親故悉盡  
居處客去已使人存謝獻遺其親戚 旦發暮還 晉荀晞字道將在兖州見朝政亂懼害奪得珍物胎都  
相煦相濡 莊子魚相煦以濕相濡 旦發暮還 晉荀晞字道將

薄來 厚納貢簿 增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 國策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以明月之珠和  
芻一束素絹一緡撲滿一枚 西京雜記公孫弘為國士所推 黑狐之裘黃金百鎰泰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生

施饋五

增詩 宋余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曰龍舟爭快楚江濱 荀子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酌訂古今嫌見獨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增詩 宋余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曰龍舟爭快楚江濱 荀子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酌訂古今嫌見獨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兩脚何足道峻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恣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曠體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斝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蠱 又杜介送魚詩曰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頰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餠稚子歡尋尺素書醉眼矐矐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 韓駒謝人送鳳團及建茶詩曰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 陳造謝兩知縣送鷺酒羊麪詩曰僧樣齋廚水榭官饑憑脫粟食無算不因同里兼同姓肯念先生首霜盤 朱熹次韻謝劉仲行惠筍詩曰誰寄寒林新劇筍開奩喜見白差差知君調我酸寒甚不是封侯食肉姿 楊萬里謝唐德明惠筍詩曰高人愛筍如愛玉忍口不餐要添竹云何又遣十輩來昏花兩眼爲渠開販夫束縛向市賣外強中乾美安在錦紋猶帶落花泥不論燒煮兩皆奇猪肝累人真可忤以筍累公端不惡 又以糟蟹洞庭甘送丁端叔端叔有詩因和其韻斗州只解寄鷺毛鼎肉何曾饋百牢驅使木奴供露顆催科郭索獻霜螯鄉封萬戶只名醉天作一丘都是糟却被新詩太清絕喚將雪虐更風餐 又謝親戚寄黃雀詩曰萬金家書寄中庭犢背仍題雙掩并不知千里寄底物白泥紅印三十餅甕餅淺染茱萸紫心知親宥寄鄉味印泥未開出饑水印泥一開香撲鼻江西山間黃羽衣純綿被體白如脂端能訪我荆溪曲願借前籌酌鄴淥 戴復古謝史石窗送酒并茶詩曰遺來二物應時須客子行廚用有餘午困政須茶料理春愁全仗酒消除不勝歡喜拜嘉惠無限慙慙作謝書君既有來何以報一牀蕪篔兩淮魚 方岳黃倅饒蠻徐尉饒蠅蛭同至詩曰誰饒螯如徑尺盤更分鱉似惠文冠麴生醉嚼玉五鼓劍客生劉珠一簞我與爾元同盞動克哉煮亦到蹢躅不知南食詩何似待問昌黎老子看 明王世貞以吳絲酬李于鱗詩曰故人三徑新蓬蒿雁門太守仗爾勞斗酒風塵白日薄檝書海岱青天高念欲報之吳編帶何以遺余秦復陶千秋衣被各無限世途往往稱緋袍

慶遺一

周禮以致稍餽 列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卒牘 朱文公集以金珠為脯醢以琴瑟為詩文

慶遺二

琴操許由無杯器手掬水人以瓢瓢遺之由操飲訖挂於樹枝風吹樹動有歷歷聲以為煩擾取捐之 孟子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 韓子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人以縈其心而亂其政 左傳鄢陵之戰卻至三逼楚子之卒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蘇草之附注君子也適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容免胄承命 孔叢子孔子使宰子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蒙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臣竊見其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費不合則去退無却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 列子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說苑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仍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史記公儀休相魯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漢書文帝賜趙佗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遺王 高士傳漢閔仲叔隱居不仕好食猪肝安邑令聞之令吏常給仲叔叔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安邑之沛 班固集漢霍憲餉身所服物虎頭繡盤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 漢朱登為東海相遺張敞蟹醬敞答曰遂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於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陳書姚察為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此人遂請察厲色驅出 唐書韋貫之為尚書右丞長安中爭為碑誌大官萃其門如市至有密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圖不朽於貫之遺縑萬匹請撰先銘貫之曰寧餓死不苛取 新唐書李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田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天化

者田公力也眾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剪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 宋石徂徠介為舉子時讀書於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因餉客授以盤餐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張九成字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以襲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劉秘書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褥贖之固辭強之乃受乃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曰於光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野語宋秦檜當國四方覬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眾香實其中遣駁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駁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又鄭仲為蜀宣撫相府造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鋪地衣一張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慶遺三

**原贈策** 遺弓 晉人誘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

**劍苞** 苴箕箒問人者操以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簞珠** 兩梁冠 左傳越圖吳趙孟使陸使於吳王曰黃池之役與之先臣

**草珠** 漢皇甫規與劉司空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先臣

**母方朔遺妻** 穎考叔伯賜之食食含肉曰小人自有母未嘗若君之羹請以遺之 漢伏日賜從官肉朔到肉

**何仁也** 上大笑曰使 雖微必喜 後貴當酬 賜三倍若非禮得之即賜 厚運其所饋人於是勤於農

**劉殷** 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卒乃厚贈 羅合字君章父宰新塗後舍人送行贈遺數百

**暉字文季** 太守阮況欲市其牛暉不從 懷璧為害 買絹反頌 魏太祖徵華歆賓客故人送行贈遺數百

**况卒** 暉乃厚贈曰前者恐以財貨汚君 歸悉封留 卒乃厚贈 羅合字君章父宰新塗後舍人送行贈遺數百

**船賣之計** 眾乃知之各留其贈 于寶與翟陽 懷璧為害 買絹反頌 魏太祖徵華歆賓客故人送行贈遺數百

**船賣之買** 謂寄還本為慮反煩之益愧歎也 檀梅三具 繡靴一輛 梅三具 魏容與顧和書曰今致繡

船賣之買謂寄還本為慮反煩之益愧歎也 檀梅三具 繡靴一輛 梅三具 魏容與顧和書曰今致繡

况卒暉乃厚贈曰前者恐以財貨汚君 歸悉封留 卒乃厚贈 羅合字君章父宰新塗後舍人送行贈遺數百

暉字文季太守阮況欲市其牛暉不從 懷璧為害 買絹反頌 魏太祖徵華歆賓客故人送行贈遺數百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卒乃厚贈 羅合字君章父宰新塗後舍人送行贈遺數百

何仁也上大笑曰使 雖微必喜 後貴當酬 賜三倍若非禮得之即賜 厚運其所饋人於是勤於農

草珠 漢皇甫規與劉司空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先臣

劍苞 苴箕箒問人者操以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原贈策 遺弓 晉人誘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慶遺四

原贈佩詩雜佩以贈之 詒玖又詒我佩玖 彤管又貽我彤管 瑤華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遺珮又遺余珮 遺襟又遺余襟

浦折芳馨又折芳馨今遺所思 塞杜若又塞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雙鯉魚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一端綺又客從遠方來 美

人之貽美美人之貽 下女可詒楚辭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又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慶遺五

增詩唐韓愈贈盧全詩曰先生結髮僧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至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 宋王禹偁送筇杖與劉湛然道士詩曰有客遺竹杖九節共一枝鶴脰老更長龍骨乾且奇我問何所來來從西南夷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況在紫微垣動為簪笏羈倚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愛惜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謁太乙祠再見劉先生氣貌清且羸持此以為贈所謂得其宜少助橘童力好引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措頤微物懶致書故作筇竹詩 梅堯臣謝歐公贈綉詩曰昔公處貧我處困我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既貴我尚窘公有縑帛周我窮古來朋儕義亦小子貢不顧顏淵空復聞韓孟最相善身僕道路哀妻僮 又李審言遺酒詩曰大梁美酒斗千錢欲飲嘗被饑窘煎經時一滴不入口漱齒費盡華池泉昨日靈昌兵吏至跪壺曾不候報箋亦泥圻封傾瓦盃母妻共嘗婢流涎鄰家葡萄未結子引蔓垂過高牆巔當街買杏已黃熟獨堆百顆充盤筵老年牙疎不喜肉況乃下箸無腥膻空腸易醉忽酩酊倒頭夢到上帝前賜臣蒼龍跨入月不意正值姮娥眠無人來顧傍玉兔便取作腊下九天拔毛為筆筆如樣狂吟一掃一百篇其間長句寄東郡東郡太守終始賢切莫汲竭滑公井留釀此醕時我傳 又荅宣城張主簿遺雅山茶次其韻詩曰昔觀唐人詩茶詠鴉山嘉鴉銜茶子生遂同山名鴉重以初槍揜采之穿煙霞江南雖盛產處處無此茶纖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競收青莢焙不重漉酒紗額渚亦頗近蒙頂來以遐雙井鷹掇爪建溪春剝葩日鑄弄香美天目猶稻麻吳人與越人各各相關誇傳買費金帛愛貪無彞華甘苦不一致精麤還有差至珍非貴多為贈勿言些如何煩縣僚忽遺及我家雪貯雙砂甕詩琢無玉瑕文字搜怪奇難於抱長蛇明珠滿紙上剝畜不為奢既久手生胝窺久眼生花嘗聞茗消肉

淵 盤 頤 玉 卷三百九 人部 慶遺

應亦可破癡飲毀氣覺清賞重歎復嗟歎既不足吟誦又豈加我今實強為君莫笑我耶 又頴公遺碧霄  
峰茗詩曰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峰頂應多雨天寒始發芽採時林狃靜蒸處石泉嘉持作衣囊祕分來五  
柳家 又永叔內翰遺李太博家新生鴨脚詩曰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若橡栗韜鴨脚類  
綠李其名因葉高吾鄉宣城郡每以此為勞種樹三十年結子防山獠剝核手無膚持置官省曹今喜生都下  
薦酒壓葡萄初聞帝苑夸又復主第褒疊疊誰採掇玉椀上金釵金釵文章宗分贈我已叨豈無異鄉感感此  
微物遭一世走塵土鬚頭得霜毛 孔平仲朱君以建昌霜橘見寄報以蛤蜊詩曰贈我以海昏清霜之橘報  
君以淮南紫脣之蛤橘膚軟美中更甜蛤體堅頑口長合開花結子幸採摘沒水藏泥豈靳得二物同時有不  
同賦形與性由天公請君下筋聊一飽莫索珠璣向此中 又夢錫惠墨答以蜀茶詩曰墨者出自黑黑者墨  
之宜所以陳元號聞之於退之近世工頗拙所巧惟見欺摹成古鼎篆團作革靴皮揮毫見慘淡色比突中煤  
誰最畜佳 鄭君真好奇贈我以所貴有不讓金犀堅如雷公石端若大禹圭研磨出深黝落紙光陸離較之  
囊中舊相去乃雲泥辱君此賜固已厚何以報之乏瓊玖不如投君以嗜好君性嗜茶人罕有建谿龍鳳想厭  
多越上槍旗不禁久我收蜀茗亦可飲得我峨眉高太守人情或以少為珍心若喜之當適口更憐此物來處  
遠三峽驚波如電卷江湖重覆千萬里淮海浩蕩連漪淺舍舟登陸尚相隨今以答君非不腆開緘碾潑試一  
嘗尤稱君家銅葉盞 韓維答象之謝惠黃精詩曰仙經著靈藥茲品上不刊服之歲月久衰羸及童顏巖居  
有幽子乘時斲蒼山溪泉濯之潔秋陽暴而乾九蒸達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著眼看富貴異所  
嗜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暇錐刀乃其干坐使至靈物委棄同草菅惟君冲曠士敦然守高閑食之易為力天  
和自中完故以此為饋其容幾一簞報我三百言浩浩馳波瀾何以諭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煩煥時把玩毛  
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驂雙鸞 又象之以山藥見贈詩曰龍山有游客贈藥滿筠籠葉漬沙泉碧苗分石竇  
紅斲應侵曉露來喜及春風却笑丹砂遠辛勤勾漏翁 又襄柑分惠景仁以詩將之曰荊州解綬十經春迴  
夢清林遠漢濱霜氣輕寒催紺實渚波餘潤作甘津僧園採掇寧論數客路奔馳竟占新雪意垂收高會缺分  
金聊助席間珍 又謝送妃子園荔枝詩曰年年驛使走紅塵貢入麗宮色尚新妃子園名猶未改一籠丹實



寄閒人 王安石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詩曰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我長來  
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軾揚  
州以巾物寄少游詩曰鮮鯽經年秘醱醱團臍紫蟹脂滿腹後春筍茁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兔子繫繫何  
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餅罌方法相傳竟留畜且同千里寄鷺毛何用孜孜飫麋鹿 又送牛尾  
狸與徐使君時大雪詩曰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破愁眉深厭聽雞頭鴨酒淺欣嘗牛尾狸通印子魚  
猶帶骨披綿黃雀謾多脂慙慙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削玉肌 又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  
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褙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貴人金多身復閒爭買書畫  
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繇為道元煙薰屋漏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  
飛空倦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潛然素絲斷續不忍見已作胡蝶  
飛翮翮君能收拾為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志公髣髴見刀尺修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語脫字欲補  
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為洗滌貴人一見定羞作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縷付與一炬  
隨飛煙 沈與求 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報成絕句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  
鯨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 周必大 胡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銜日注二餅賀客稱觴滿冠  
霞懸知酒渴正思茶尚書八餅分閩焙主簿雙餅揀越芽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敕使宣臺  
餽莫忘幽人賦葉嘉 宋宣和中有鄧其姓者守閩中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有客有  
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手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閩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  
復倍於此台顏頗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淳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封題難勝前持歸定  
懸遼東豕努力明年趁頭市 陸游 謝韓實之直閣送燈詩曰玉作華星綴絳繩樓臺交映莫天澄東都父老  
今誰在腸斷當時諫浙燈 又詩舊友年來不作疎華燈乃肯寄蝸廬寧知此老蕭條甚二尺檠前正讀書  
楊萬里 謝胡子遠郎中惠蒲大韶墨報以龍涎心字香詩曰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煙華陽墨水煎  
膠漆太陰元霜作肌骨龍尾磨鐵飲鼠鬚落點髮几几不如夷甫清瞳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後來夔州有

梁杲爾來黔州有吳老亦追時好得時名竟為蒲生豎降旌吳墨往往元尚白梁墨濕濕繭粘壁南宮先生來自西惠然贈我四元圭我無鶻返鸞回宇我無金章玉甸子得君此贈端何似兀者得鞞僧得髮安得玉案雙鳴璫金刀繡段底物償送以龍涎心字香為君與雲繞明窗 又南海陶令曾送水沈報以雙井茶詩曰嶺外書來謝故人梅花不寄寄爐熏辨香急試博山火兩袖忽生南海雲藉惹鬚眉清入骨紫盈窗几巧成文瓊瑤作報那能辨雙井春風轍一斤 明李攀龍寄華從龍比以魚橋見致詩曰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更早謝客我何疎八月來吳橋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字一問子雲盧

慶賀一

**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少儀有慶非君賜不賀 **原**昏禮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苟子慶者在堂弔者在

門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酒食而有慶語愚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共慶賀之義

慶賀二

**左傳**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伯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

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戰國策蘇秦說齊王再拜仰而賀俯而弔齊王曰是何

慶弔之相隨也 史記單父人呂公善沛今遊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

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給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

之門 又高祖使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為相國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弔謂何曰以淮陰新反有

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 後漢書蔡茂為司徒初夢在大

殿極上有三穗禾跳取之得其中穗復失之主簿郭賀慶曰大殿者官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上祿也取其

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乃得祿秩也袞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日而徵乃辟賀為掾 又劉表為荊州牧時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因攻襄城中飛矢而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

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皆服從 魏志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遇疾稽遲帝曰昔  
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民以德夏后氏  
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戮也帝悅 晉書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甚愜有賀  
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梁書呂僧珍生于宋季雅往賀暑函曰錢一千關人少之不為通強之  
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啟發乃金錢也 唐書代宗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常袞請却之代宗嘉納 唐本  
文本初拜中書令不受賀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歎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 筆談宋向敏中文簡除右僕射  
詔下曰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謂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  
觀之明日却來對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名臣遺事宋王文正公旦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  
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子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雲齋廣錄宋錢穆父  
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看如此老却教龜  
鶴羨長年 宋陳恭公執中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公即日納節 倦遊錄  
宋光祿卿鞏申善事權貴王荆公生日以大籠貯雀鵲造相府以獻搢笏開籠取雀鵲一一放之每一放叩齒  
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故東坡詩云記得金籠放雪衣 玉局文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  
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  
裂石之聲

慶賀三

取妻

生子

賀取妻者曰謂子有容使某修賀 盧結父與太上皇同里善高祖與結同日生 中  
賀生子者曰謂子有容使某修賀 盧結父與太上皇同里善高祖與結同日生 中

有弟

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餘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  
會稽典錄鄭憲字孝章與兄弟因外堂見親自為壽以 災藏臺 燒北澤 賦寶之 壘燒士大夫聞  
賀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國家所納是以賀爾 管仲之福也 管仲之福也 管仲之福也  
皆趨車馳馬救火公子晏子獨來朝而賀曰皇天降災於寶壘是君之福也 管仲之福也 管仲之福也  
大光胎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 弱敵反

開盤 頌名 卷三百九 人部 慶賀 十

兩鹿隨安子梁公探者 劉備死東觀漢記 歲為壽五百歲 國老皆賀杜甫詩 馬後單還故人多

劉備死東觀漢記 歲為壽五百歲 國老皆賀杜甫詩 馬後單還故人多

國老皆賀杜甫詩 馬後單還故人多

馬後單還故人多

慶賀四

相隨慶賀四 必有易積善之家 賀得地呂氏春秋 日始長王肅家訓 先朝後賀天寶道事 大夏相歡謝

必有易積善之家 賀得地呂氏春秋 日始長王肅家訓 先朝後賀天寶道事 大夏相歡謝

賀得地呂氏春秋 日始長王肅家訓 先朝後賀天寶道事 大夏相歡謝

日始長王肅家訓 先朝後賀天寶道事 大夏相歡謝

先朝後賀天寶道事 大夏相歡謝

大夏相歡謝

握手相賀謝

慶賀五

詩唐白居易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詩曰龍節對持真可愛雁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

里江山屬一家魯衛定知連氣色潘楊亦覺有光華應憐洛下分司伴冷宴閑遊老看花 又喜錢左丞再除

華州以詩申賀曰左轄轅中臺門東委上才彤襜經宿到絳帳及春開民望懇難奪天心慈易迴那知不隔歲

重借寇恂來 又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詩曰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不失遷

營侶因成賀燕羣池臺晴間雪冠蓋暮和雲共仰曾攀處年深桂尚薰 又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

軍司馬以詩賀之曰誰能淮上靜風波聞道河東應此科不獨文詞供奏記定將譚笑解兵戈泥埋劍戟終難

久水借蛟龍可在多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 韓愈桃林夜賀晉公詩曰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

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宋王禹偁賀畢翰林新入詩曰閒步花磚喜復悲所悲君

較十年滄銀臺曉入批丹詔銅鏡秋開鑷白疑宮錦細袍宣與著內閣驕馬賜來騎家門記得咸通事莫忘論

兵夜召時 又賀柴舍人新入西掖詩曰早折蟾宮第一枝綸闈恩命若何遲久為俗吏殊無味合嘗王言亦  
有時好繼忠州文最盛應嫌長慶格猶卑他年莫忘中吳宰六里山前歌紫芝 又詩曰唐虞得良弼姬孔是  
前身尼丘鍾骨骼高岳與精神 徐鉉賀殷游二舍人入翰林江給事拜中丞詩曰清晨侍漏獨徘徊霄漢懸  
心不易裁閣老深嚴歸翰苑夕郎威望拜霜臺青綾對覆蓬壺晚赤棒前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  
草紫泥來 朱熹壽母生朝詩曰秋風蕭爽天氣涼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頰綠鬢雙瞳方家  
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竈墜十日九不煬豈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  
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堅剛熹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  
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楊萬里冬至節後賀皇太子及平陽郡主詩曰長樂鐘聲遠夢驚建章星  
影照人行千宮燈語聽殘點一夜霜寒在五更金鑰玉匙開北闕銀鞍絲控謁東明青宮朱邱環天極五色祥  
雲覆帝城 又賀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詩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伍文老別魚竿  
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為鑑聊當野人芹 又中元前賀余處恭尚書禱雨沛然雷足詩曰數點飄聲供晚晴  
二更傾瀉到天明雷驅雲氣如旋磨雨徧山却却入城篔面頓無秋後暑簷牙最愛夢中聲尚書幸有為霖手  
偏灑江東作麼生 汪元量和人賀楊僕射致仕詩曰蓮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挂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  
聞禮庭中七十人飾帳麗詞推北卷畫堂清樂掩南鄰豈同王謝山陰會空敘流杯醉暮春

**壽賦**明李東陽燒丹竈賦曰壽封庶子徐公七十龍集載戍星杓指申玉壺薦爽金飈汎塵南州封君當弧懸  
之巨綃夢之辰翠織惠龍乎霧牖瑤環雜還乎雲茵野饋庭篚山藏海珍有一羽客霓裳繡福其容徐徐其步  
煥煥手并一器委諸坐隅封君曰此物奚形而焉取名胡為而至吾庭也客曰昔老燧人鑽火神農制藥軒轅  
鑄器工倕操作是扱是斲爰更爰敷乃采青丘之黝購雞山之護掘海隅之楮靡惠嶺之聖漬賁聞之涅副上  
申之硤探石髓於神峰浞益漿於帝壺攝玉榮於崑山擣沙礫於盧莫眇窮硃礫鉅撮碌碌旋埴陶坩掄堉燥  
璞斡旋蟻磨定拄礎足外隆內雷下承上覆其形則非黼非黻不甌不甌匪罍以塗匪黜以黜弗辟而詰弗窳  
而唐豔不浣於羊羹膏不沾於魚膳易牙之所不能用歐冶之所不得取與藏乎廣成之室神授乎安期之手



吾儕致私持以爲壽封君曰竈則然矣何名爲丹其方孰傳效孰與宣操以貺我又安用焉客曰其用則鍊日煮月納坤藏乾妙奪物性潛移化權其物則蛇女嬰兒皓虎蒼龍儕分耦合會乎其中其法則濟之以離坎養之以屯蒙液華池以爲漿開泥丸以爲封燭火爲之銷怪山藥爲之斂蹤乃酌赤泉咀藥木圭霞實以爲飧七神樓以爲服蓋有翼靈氛於兩肘睫倒景於雙矚者矣封君巖然而笑曰有是哉惟厥有始賦形受氣五行爲經三事爲利膏液刀匕鍼磨砭熇攻衰爲防輔正爲衛有一缺者是謂弗備若夫鶴算龜齡麗者鮒背不窮而瘳不色而瘁固有幽冥握其機衝漠司其割制者也吾將以大塊爲鼎元氣爲鑪陰陽爲水火寒暑爲朝晡作息爲抽添之候弛張爲闔闢之符咀仁義以爲華噉道德以爲腴樂余生以自適聽吾命之所如諒茲物之足珍與斯言之匪誣亦聊以資張華之物博助鄒行之談餘望賓階而再拜韞我匱而藏諸客亦起而拜曰不腆敝物以實華宇公既受貺亦復受祐願公者壽永錫純嘏維百千祺爲丹竈主 明廬樹壽成臯王賦梁孝王讎賓兔園相如在位王投簡於相如曰寡人壽願爲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地之希齡大王知壽然未聞王之壽大庶人之壽小也王曰庶人之壽何如對曰庶人凡夥品類各異若夫奇商巨賈征戍之客劇工浮游田父跼蹐黃冠元牝緇衣閒適每遇誕期佳思聿興般酒矜設招致友生罽藻匪施滢碧無傾帷慢起兮露色寒琴調急兮霜華凝曾爲歡之幾何旋紛擾而呶嚶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屆百司豫放瓊珠之宮金華之里象棲龜屏鸞茵犀几窮奇怪獸含香吐馨雲氣四散化爲仙靈綺麗恍忽奪人目精於是石渠金馬之士選坐駢至充乎後庭炮翠麟脯霜鯨宴素日張金燈懷皓脫之鴛袖映繡柱之鴻筇調採菱之艷譜發過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寒集瑤池兮騷白鸞儕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長盤桓爾迺分曹投博飛觥舉白促席交膝簪珥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水濕然後斂儀肅容悄然言別揚於離館迴鸞東闕此所謂太王之壽非夫凡氓所得擬也王迺釋位就相如坐以酒觴相如曰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微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益親幸以相如爲上大夫

**書**漢劉向與子歆書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故事故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踐蹇

之容故被鞍之禍隨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受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補說**唐柳宗元對賀者說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善矣余無以唁敢轉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上以寬和治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之吏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僂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戰栗危厲惵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放蕩其心倡佯其形茫茫乎若外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痛哭庸詎知我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薦獻一

說文曰薦進也

原曲禮曰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內則曰適子庶

子祇事宗子宗婦衣服裘余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又曰家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玉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 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

薦獻二

左傳曰鄭賴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 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

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 又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

而獻功於是容貌采章諫而薦賄則無及也 又曰晉敗楚於鄢陵王名子反謀殺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

醉而不能見乃宵遁 又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未知

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盡

以重敝邑之罪 又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

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 又曰韓

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

鄙邑也亦弗為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 又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

侵拘得玉者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管 又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因請獻佩於子常蔡侯歸 說苑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謂弟子曰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

夫子將祭之何也曰吾聞務施而不府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又曰曾子衣敝衣以耕魯

淵鑑類函 卷三百十 人部 薦獻

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是以全其節 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遺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尹文子曰魏田父得玉徑尺鄰人曰山怪石也取置廡下明旦視之光射一室大怖反棄於野鄰人取獻魏王王曰此無價以當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方朔傳曰漢東方朔從西郡國還得聲風木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以進武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木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千歲一溫萬歲一枯朔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 晉史曰虞嘯父武帝問卿初不聞有所獻替對曰天時尚溫蟹音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獻帝大笑 鴻書曰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棕求味棕獻糲及雜穀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方不得後體不悅惊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後魏書曰郢州刺史韓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素風可付其家 唐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 唐書曰李絳遷戶部侍郎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荅曰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羸哉王福為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又曰元和初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佛祠崔羣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 撫言曰唐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唐書曰黃巢之亂張濬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糲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 鴻書曰吳越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王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曰真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曰朕有三條與此不同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倣大愧服 揮塵錄曰宋王堯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腳氣或云楊梅仁可瘡是疾豐父哀五

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相遇京師以名馬為獻笑却之

賈似道專政李蒂文天祥陳文龍



陸達杜淵張仲徽輩小忤意輒斥趙潛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 元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半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鈞條遺之阿合馬謂其輕已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阿合馬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

薦獻三

大龜 大貝 尚書九江納錫大龜孔傳云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 尚書大傳 純牛 文馬 周書成

也 東獻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十疋 丹砂 元玉 周書成王時四夷來貢

所出 東獻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十疋 丹砂 元玉 周書成王時四夷來貢

靈龜陰谷元玉康成注所貢物 白鵲 西京雜記馬十疋 丹砂 元玉 周書成王時四夷來貢

青石帶 白環玦 帝泰魏畧曰漢揚嘉二年疏勒國王獻西海青石帶 火鼠毛 氷蠶爾 魏志畧初二年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熾火中有鼠重十斤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後為繭其色五彩織

水逐而沃之乃死取緝其毛織以為布夜拾遺記曰水蠶長十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後為繭其色五彩織

高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燥 雲都蔗 山陽菜 南康無鄧人林苑羣臣遠方各獻異果 吉光裘 昆吾劍

唐畫世海人獻之以為黼黻 雲都蔗 山陽菜 南康無鄧人林苑羣臣遠方各獻異果 吉光裘 昆吾劍

十洲記東方朔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吉光裘 呂洪曰初修壇太守宋徽獻同之 梨 異果 吉光裘 昆吾劍

形如麻 齊盧國末 拾遺記曰晉惠帝時玉如切泥 夔盧芳 祖梨 蔓苔 郭子儀開於關上然芳改燈此草

年書成王時康人獻符以其實草之一名茶 孔亦名春 蕪 一根而百條之別食芳改即有身 康人 桴鼓 波弋 荃 蘂

所謂春 燕布亦曰香 荃 聖密如木 統也 握 文 陟 玉 橘 東野 文 瓜 馨 香 異 物 志 曰 檣 身 目 若 金 名 曰 古 黃 之 乘

百石 主 歲 貢 御 櫛 王 逸 荔 枝 賦 曰 大 哉 聖 皇 處 西 戎 古 黃 乘 大 夏 茲 白 牛 周 成 王 時 大 戎 獻 文 馬 赤 鬃

乎 中 州 東 野 貢 櫛 疏 之 文 瓜 南 浦 上 黃 甘 之 華 橘 西 戎 古 黃 乘 大 夏 茲 白 牛 周 成 王 時 大 戎 獻 文 馬 赤 鬃

北 野 獻 犬 戎 西 戎 之 遠 者 注 大 夏 西 戎 也 林 邑 水 玉 壺 波 弋 青 金 鏡 交 州 雜 記 太 康 四 年 林 邑 王 范 能

臺 二 口 山 海 經 曰 堂 夜 之 山 多 水 玉 即 水 精 也 河 冥 記 曰 望 瞻 閣 泉 紫 水 精 壺 一 口 青 白 水 精 壺

上 有 青 金 鏡 廣 四 尺 元 光 中 波 祗 國 獻 照 見 懸 懸 百 鬼 不 敢 隱 形 龍 輔 魯 昭 公 賜 於 齊 燕 菜

名 楊 楠 欽 之 酒 獻 揚 幡 六 十 獻 曝 列 子 楊 朱 曰 宋 有 田 父 登 春 東 作 自 曝 於 日 不 知 天 下 之 有 腐 敗 饒 室

也 龍 輔 魯 昭 公 賜 於 齊 燕 菜 龍 輔 魯 昭 公 賜 於 齊 燕 菜 龍 輔 魯 昭 公 賜 於 齊 燕 菜

獻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遠亦已疎矣 原奉慶楚樂伯射麋晉鮑榮當其後使攝叔奉慶獻

獻雉齊遠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左牽左牽左牽之 右牽牛則執朝馬則執 致馬資馬資於有司

佛鳥首其家害人佛鳥也 執以將命一人命加於一雙則執 受乃問名者既受乃問名 不獻魚鱉

禮水禮水及車馬 不及車馬又母在饋獻 不以為禮君子不以此為禮 不致不敢以問注於尊者有獻而不敢以問

進几杖者拂之原獻粟者執右契 獻米者操量鼓獻車馬者執策綬 獻杖者執末進牙

戰者前飲進几杖者拂之 原獻粟者執右契後其刀 原獻甲者執胃獻杖者執末 進牙

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豕鹿為禮

干謁一

集韻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為相貴盛人務加禮改

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傳勝傳注曰消人如謁者消潔主潔除之人也 漢書曰莫為我先注先容也

易例曰見情者獲直往則違 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又曰既見君子云何不喜 又曰既見君子為

龍為光 禮記曰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儀禮士相見曰聞吾子稱贊敬辭

干謁二

左傳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曰敝邑不敢寧居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孟子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秦

本記曰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史記曰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戰國策

曰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漢書曰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

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漢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東方

朔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漢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東方

朔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漢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東方

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使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武備不可解吏白勝之開閣延請衣冠甚偉勝之躡履出迎

**朱雲**成帝時不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人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後漢陳遵居長安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到門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符握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爲時所重如此

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彪望風慕教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得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而乃養病傲士如此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著布單衣巾手持三尺稅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豈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爲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至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塚卧者爲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

**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龐德**公時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

人部 干謁

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別傳曰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司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聞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种拂拜苑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浴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 秦宓字子軌有與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荅曰僕處乎隴畝之中誦頹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翱翔林澤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哉 魏時苗字德胄爲壽春令蔣濟爲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爲人書曰酒徒將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 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 張琦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吏白承前致版謁毓曰張先生豈版謁可飾哉但奉書致羊酒 吳錄曰孟宗爲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吳虔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 晉劉驎之字子驥尚質素車騎將軍桓沖聞名辟爲長史固辭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愧詣其父 晉書曰桓溫謀不軌郝超爲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郝超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 又曰宋纖沈靜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楊公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不見岌歎曰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謝暹夏日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冠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詣恬旣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 桓元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留 范汪字汝平初爲桓溫安西長史溫征蜀還復署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後爲安北將軍溫北伐汪以失期免爲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詣已傾身引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至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 宋關康之隱居南昌顏延之等候

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梁陸倕傳曰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何思澄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文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爲給事中時尚書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坐大有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羣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解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箒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箒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縱橫之策深見喜納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文宣怒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楊愔於路自陳愔曰咸由中旨愷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獄借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 齊盧思道欲詣和士開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森然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唐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李與之語不荅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崔善請見荅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荅曰吾不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唐書曰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勅二張下獄后俄詔原之勅二張諸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 又曰明皇欲相崔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隱甫所至深介自守以彊正稱 又曰陸龜蒙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龜蒙不樂拂衣去 甫里先生傳曰陸龜蒙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



乘小舟設蓬席膏一束書茶竈筆鈞具權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渡去山鹿駭走之不若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釣絲曰以風浪遠其情以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釣問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竦然韋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韓愈王仲舒碑曰仲舒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詩話曰唐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構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即捲未嘗開問曰且以拍板爲甚麼曰樂句二公大稱賞因此名振又曰唐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牛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沈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靈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云昔年曾作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埽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令狐峒爲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峒輕映後出至迎謁頗怏怏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爲恨擲峒事貶衢州司馬五代唐趙鳳與于矯俱在翰林相善鳳後爲相矯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詛鳳鳳銜之因事左遷矯秘書少監矯因醉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嬌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吏白矯溺於客次且詬鳳鳳奏聞明宗奪矯官長流湘山野錄曰王沂公曾爲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蒙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雪中未論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了做宰相矣已而果然宋御史中丞孫林薦吳中復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或問之林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名臣遺事曰宋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

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  
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 范仲淹在睢陽掌學  
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  
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肯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  
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  
日索遊孫秀才也 李垂爲知州還朝李康伯謂曰子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擬用知制誥但宰相未嘗相  
識盍往見之垂曰若我昔謁丁崖州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着睫以冀推挽乎出知均  
州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爲狀元山東人賈向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  
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紀聞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  
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  
是羣公稍效之 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程氏遺書曰宋程  
頤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有一官上書謁大資程曰大資居位却不求人迺人倒求求已是甚道理夷叟曰求  
薦舉常事也程曰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邵康節先生墓誌曰康  
節居洛士人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 李周登進士通判施州神宗以近臣孫固薦名對謂  
曰知卿不游權臣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 童蒙訓曰宋滎陽公呂希哲自  
少官守處未嘗千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或議其不求知曰勤於執事乃所以求知也  
聞見錄曰宋文彥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爲人辨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  
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  
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

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  
 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  
 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元豐間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廳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  
 其客尹煥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文府  
 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  
 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 蘇軾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為  
 傳舍耶 熙寧中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王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  
 見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  
 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  
 而退 章惇嘗事邵康節及為相欲用康節子伯溫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到則先就部擬官而後  
 見宰相 龔夫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史邀之出從容竟日題  
 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 李朴自為教授天下高其名稱蔡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  
 邀迺見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耶 獻徵錄曰明李承芳登進士李西涯謂之曰子盍與錢與  
 謙謁閻老徐先生乎承芳曰吾恐張師德見薄於王且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承芳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  
 評事 又曰明許應元嘉靖壬辰舉進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應元不往曰吾始任也而當僮僕鼎貴之門冒  
 謁干進哉 明詞林人物考曰李淑字師孟嘉靖庚戌進士始淑之秦南宮捷也相嚴嵩曰聞楚有才士李某  
 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遂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奇而薦之鼎甲嵩固下之 又曰陶大  
 臨字虞臣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嵩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之陶戒門  
 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 獻徵錄曰明隆慶時劉澍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  
 一見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呈身相門耶張居正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相府 卿門

范暗為須買卿入相府曰我為君光通相

書刺

漢高帝紀有謬者白書刺以言爵里

題鳳 登龍

宋公子鮑無日相恩千里命駕後求值康不在茲吾出戶延之

奏刺

不致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作鳳侯

韓王 黎學

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識荆 李當就講朝宗書曰其御封還書戶侯但願一得謝李君矣

依劉

仰

公擯 又不得

放去數日方見之坐於堂下 卿揚曰何王也門不可入 史長據乎

激張儀

奇彭義 張儀錫蘇秦太

善又有

賓客徑上統林曰須客客與儀談 蜀門菜食然後統統非美皎

擗侍郎

參留守 韓愈詩升

春風 門外積雪

見伊川 暇日而步 漢子侍道於汝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尺深 一

來非慕義 見以託名 乃共修刺于山與衛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德星聚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起徑 後漢

趙壹字 鵠伏西 承高風 久矣 師造 河南尹 羊 忽然 奈何 命以 非 舉 皇 前 規 門 者 不 到 門 許 通 尚 臥 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不顧太守 遽迎

縫掖 通查 送通 規知 是查 大驚 追西 運過 公農 候 太守 皇 前 規 門 者 不 到 門 許 通 尚 臥 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一株桃李 鄒大

穆書 于 然上 裴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不肯受索 後漢

王冷 然上 裴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兵兩吏 挾持

望之 獨不肯 受索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曰不願 見非

周公 握殿之 禮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遺以三百 緜其

他可知 也乃 勸夫 避位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子高左顧 田蚡

傳曰 于高 西幸 左 臨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行報 方進

徑入 諸葛 間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之載 刺常

盈車 逐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門上 大書

牛字 而 去 或 問 其 故 曰 牛 不 出 頭 耳 此 亦 昔 人 題 願 之 意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手版 投贊

有可 嘖者 即 光 業 中 一 巨 皮 箱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深以 為解

頭須 效有 國反 之禮 好 敬 賓 客 或 有 此 輩 對 賓 杖 之 禮 韓愈曰賢草固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淵登 顯

人部 千調

高軒過

下詳干調二陳太丘事 坐

與同儕商議擇可榜揭於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親朝政關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讀開做朝廷光得  
分付使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詔便服終身至於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謹白  
化韓昌黎題張中丞傳與朝延無妨蜂蟻之類  
亦無以異矣春書一震必欣然翹首與生為徒況有犬律者名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  
申叔乞糧

魯公乞米左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山曰呼曰庚葵子哉今余無所繫之旨米一盛今余與楊之父視之對  
已數月今又盤矣實用憂煎詩曰日  
飢鹿餓麟 攀驥仰鵬 宋史禮部未得與僧度書曰書續人陳  
與春衣非為酒樂家食粥已多時  
文筆驟進而無由仰飛而自失 寶王  
三百名利奴 千重鐵甲顏  
進士楊先遠遊渴王公之門 張古本比公曰提綫文判三精為名利奴顏  
魚鱗入金縷子手中 張古本比公曰提綫文判三精為名利奴顏  
重甲如千 天下善士願見 鄉貢進士通名 韓墓志曰王適開李將軍喜士乃詩每通名判稱抑貢進士  
居易字樂天也 宋廣平投梅花賦 白樂天披芳草詩 公劉禹錫詩有舉士舍人為詩每通名判稱抑貢進士  
蘇盛稱之自是乃列於文人之目 春風吹又生 歎曰吾謂斯文絕姓今復得子矣前未貴居大不  
易乃披卷讀其芳草詩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歎曰吾謂斯文絕姓今復得子矣前未貴居大不

干謁四  
將命 子將命者出戶  
寺人 寺人詩未見君子  
閩人 韓文足三及門  
七介  
禮相見七介 三擯又擯士為給擯 上謁 張耳傳耳  
願望履幕 莊子願望  
願枉車騎 信陵君傳侯生謂公子曰臣  
朱門隨肩 杜詩  
承顏下風 陸詩 曠若見日 東漢末給傳曠若聞 侯門掉臂 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 杜詩  
走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 有叩我門 杜詩有客叩我 肯訪老翁 又詩肯訪浣花老翁  
兩師未 李萬善請丘園有 波臣求活 莊子莊周曰周往賈粟於監河侯 侯曰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子可乎 鮒魚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能全忘未燃灰 誰為乞火 門士論為乞火人 籠中藥石 唐史元禧博學又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願以仁

典謁 登問士之子長曰能典 將命 子將命者出戶  
寺人 寺人詩未見君子  
閩人 韓文足三及門  
七介  
禮相見七介 三擯又擯士為給擯 上謁 張耳傳耳  
願望履幕 莊子願望  
願枉車騎 信陵君傳侯生謂公子曰臣  
朱門隨肩 杜詩  
承顏下風 陸詩 曠若見日 東漢末給傳曠若聞 侯門掉臂 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 杜詩  
走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 有叩我門 杜詩有客叩我 肯訪老翁 又詩肯訪浣花老翁  
兩師未 李萬善請丘園有 波臣求活 莊子莊周曰周往賈粟於監河侯 侯曰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子可乎 鮒魚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能全忘未燃灰 誰為乞火 門士論為乞火人 籠中藥石 唐史元禧博學又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願以仁

承顏下風 陸詩 曠若見日 東漢末給傳曠若聞 侯門掉臂 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 杜詩  
走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 有叩我門 杜詩有客叩我 肯訪老翁 又詩肯訪浣花老翁  
兩師未 李萬善請丘園有 波臣求活 莊子莊周曰周往賈粟於監河侯 侯曰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子可乎 鮒魚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能全忘未燃灰 誰為乞火 門士論為乞火人 籠中藥石 唐史元禧博學又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願以仁

承顏下風 陸詩 曠若見日 東漢末給傳曠若聞 侯門掉臂 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 杜詩  
走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 有叩我門 杜詩有客叩我 肯訪老翁 又詩肯訪浣花老翁  
兩師未 李萬善請丘園有 波臣求活 莊子莊周曰周往賈粟於監河侯 侯曰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子可乎 鮒魚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能全忘未燃灰 誰為乞火 門士論為乞火人 籠中藥石 唐史元禧博學又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願以仁

承顏下風 陸詩 曠若見日 東漢末給傳曠若聞 侯門掉臂 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 杜詩  
走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 有叩我門 杜詩有客叩我 肯訪老翁 又詩肯訪浣花老翁  
兩師未 李萬善請丘園有 波臣求活 莊子莊周曰周往賈粟於監河侯 侯曰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子可乎 鮒魚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能全忘未燃灰 誰為乞火 門士論為乞火人 籠中藥石 唐史元禧博學又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願以仁

承顏下風 陸詩 曠若見日 東漢末給傳曠若聞 侯門掉臂 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 杜詩  
走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 有叩我門 杜詩有客叩我 肯訪老翁 又詩肯訪浣花老翁  
兩師未 李萬善請丘園有 波臣求活 莊子莊周曰周往賈粟於監河侯 侯曰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子可乎 鮒魚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能全忘未燃灰 誰為乞火 門士論為乞火人 籠中藥石 唐史元禧博學又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願以仁

承顏下風 陸詩 曠若見日 東漢末給傳曠若聞 侯門掉臂 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 杜詩  
走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 有叩我門 杜詩有客叩我 肯訪老翁 又詩肯訪浣花老翁  
兩師未 李萬善請丘園有 波臣求活 莊子莊周曰周往賈粟於監河侯 侯曰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子可乎 鮒魚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 未忘燃灰 唐盧照  
能全忘未燃灰 誰為乞火 門士論為乞火人 籠中藥石 唐史元禧博學又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願以仁



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  
笑曰君証吾藥籠中物  
朽出箇芝  
蘇賦詩枯朽  
遊神奔競  
嘉祐中有人有獨禁士人爭勢驚請託有一人

鉛刀一割  
晉書錐王承曰公未見  
廣廈萬間  
杜甫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  
歸鳥赴林  
建禮

白馬王  
鹿詩歸鳥赴  
飛燕巢屋  
古詩願為雙飛  
連城高山  
唐文粹曰連城之珍俟楚文而後發  
入州出谷  
又

出州無馬  
言之侶  
施陽援溺  
又曰施一陽於剝極之下  
拯路醫疾  
又曰路者思起必請而後發  
求出願濯  
杜

出谷平求  
聲之侶  
相薦自謀  
杜詩鶴詩相知不  
舊知為學  
鄭谷感懷披時相詩丞相舊  
應念下寮  
羅隱詩

如今只下寮  
迹雖阻於登龍  
心竊希於附驥  
勉驢技之一鳴  
希馬價之三倍  
敢憑蟠木之先容

輒效錐囊之自薦  
雖寒翁自芳於籬下  
而苦李誰念於道旁  
幸侍下風聞欬唾之音  
伏拜賓乍

通爵里之刺  
志  
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  
司馬出則其徒有行道志  
傳和疑之衣鉢殊愧前修  
備狄

相之參苓願從今始  
向來辨香之敬直為南豐  
此去翹材之延願陪東閣  
三吐哺而下白屋昔者見之

一舉手而轉清波今其時矣  
月明繞樹自憐烏雀之何依  
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  
牛鐸至微荀

令君取以調樂  
爨桐無用蔡中郎識其中琴  
叩角而歌白石聊假此以干齊  
築臺而識黃金猶庶幾於

始隗  
說項斯之詩於到處幸已不遺  
吹揚雄之賦以上天更期有遇  
所求易與巢林之鷦不過一枝

安敢負知伏櫪之驥猶思千里  
文穆取人才多夾袋之所蓄  
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  
月華先得莫

知近水之樓臺  
雲廈不棲更傍誰家之門戶  
蟠木為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  
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

鏤鄒之想  
效王巖叟之為客誓不出於他門  
持陳師道之辨香期力酬於知己

干謁五  
唐孟浩然詩曰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依誰為揚雄一薦甘泉賦  
韋應物訪李廓不遇詩曰九日馳

驅一日閒尋君不見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韓愈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容有施況當

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又詩曰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闥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聞京華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

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名所作曰高軒過二公

淵盤願丞  
卷三百十  
人部  
干謁  
七

大驚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璫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  
二十八宿羅心胷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  
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劉長卿詩曰鐵衣雖正澀寶刀猶可試儻遇拂拭恩應知轉犀利 溫  
庭筠詩曰折簡能榮瘁遺簪莫棄捐韶光如見借寒谷變風煙 杜牧詩曰常思掄羣才以爲國家治譬如匠  
見木礙眼皆不棄楫楸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植明堂一揮能力致 李商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  
之子絢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恩疎之重陽日謁令狐絢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絢  
見之乃補太學博士尋爲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滎陽卒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  
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首着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李吉  
甫之父微時以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甄大夫宋殊無意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詣府投獻  
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爲寢默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無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  
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 宋呂蒙正少貧訪謁不遇詩曰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羞覩妻兒  
面搔盡寒爐一夜灰 范彥能贈張徐州設詩曰田家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遠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僕從皆  
珠玉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  
何獨顧衡闈恨不共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 程曉嘲熱客詩  
曰長夏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只今權穢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頓感奈此何搖  
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梅堯臣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  
同過敝廬值出不及見詩曰枯竹爲門扉不可容車騎况如鄭廣文無檀藉賓位窮冬月破七貴客聯玉轡傳  
騶肅里閣下榻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牆上字兒愚不知誰金章言照地旣屈卿大夫恨莫親帚筮星躔回  
已高麟趾寧復致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喟豈料瘦老翁能令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司馬光閻  
史詩曰弊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雖駭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  
辱固宜惆悵東岡舊坡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李清臣韓魏公知中山求謁其值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

詩於壁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有才竟有東牀之選詩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  
否曾說當年吐哺無 蘇軾嘉祐中陳希亮知鳳翔府軾初權制科簽書判官事或謁入不得見客次假寐詩  
曰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吾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髻鬢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  
劉彥中袖刺詩曰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厦深咳唾生餘響茲邦懷地寶比屋誇雄敵何如蓬廬士  
貧賤安所養 魏野尋隱者不遇詩曰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  
埽 又喜孫狀元訪詩曰道同忘貴賤陋巷每來看相見唯呼字留題不著官狂吟無所忌靜話有餘歡却恨  
歸公署茅齋會宿難 又謝寇相公相訪詩二首曰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  
巷傳呼宰相來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餘棠樹陰中無訟聽閒騎白馬到茅廬 張耒謁客詩曰入  
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  
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唐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詩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  
却拋書袋裏正如閒看華山來 劉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所阻因賦詩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訪文  
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李觀初為太學官因上言新法不便出通判處州題詩曰十謁朱門  
九不開利名淵藪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楊萬里人日詰朝從昌英叔出謁詩曰四序  
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愛春物熙今晨駕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屨自慙風嫩面不知寒草動暖  
芽晴山餘雨姿水日亦相媚感紋生碎暉鳥聲豈為我我聽偶自怡出門初憚煩載塗乃忘歸但令我意適豈  
校出處為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信口聊應之徐語恐忤物欲謝已莫追我率或似傲彼愠獨  
得辭 江南處士朱真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廳事有格子屏風真白題詩曰道格何曾格官糊又不糊  
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明王廷陳送唐生詩曰仗策欲誰親侯門不重賓空彈馮氏鋏莫濟范雎貧玉露  
凋紅樹金風起白蘋蕭蕭南去鴈飄泊自為羣

文唐駱賓王曰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嬌樓之寒女便伏櫪驚寒希驥驥而蹠足竄  
跡翩翩排鴛鴦而刷羽 又曰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鮮鱗於滄滴望鴻浪之微沾所冀願盼曲流

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蹙致千里之行 又曰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  
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

漢書漢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下以遠近為初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  
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乘髮齊年哉 唐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曰今天下以君侯為

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韓愈與邢尚書書曰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又為人求薦書曰某聞木

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  
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園而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

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昔人有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  
倍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又上李侍郎書曰愈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

寸退尺卒無所成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  
見知已失牛角之歌解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

而識者難遇也 又上宰相書曰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居窮守  
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

職之官其可懷追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伏念今有  
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我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

則命也其亦行矣 又上宰相書曰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合乎此則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志  
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

進而不知愧焉書函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  
察焉 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曰籍善為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悶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  
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 又應科舉與人書曰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

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爲獮獺之笑者蓋什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俯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又上考功崔虞部書曰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又書曰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生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 又釋言曰愈之親族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賚蓄貨以釣聲勢 又與陳商書曰齊王好竿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客罵之曰王好竿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是所爲工於瑟不工於求齊也 又荅元公瑾論仕進書曰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 柳宗元上李夷簡相公書曰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 又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書曰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箒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盼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溫衷於緒衣龍門俯收於培井 房魯上節度使書曰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與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珮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士毅然執弩矢擁鉞鉞侯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而貢士布衣有



塵飢童無色蹇驢竭廩而來干謁誠志業不忤氣容自若且有所望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留肥被鮮曳  
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飢童蹇驢也所  
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 宋楊廷秀與湖北陳提舉書曰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欽然至今  
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末光前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為驟一則野人一  
則顯仕或者以為僭焉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為世契元禮然之  
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為子建之賓客非世契乎豈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  
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書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也

**論** 隋盧思道勞生論曰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蚤落草蓋填閭實之里皆如脂如膏俯俛匍匐  
惡求媚嫉疴自親美言諂笑助其餘樂許泣伎哀恤其喪紀近通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鏡玉  
華棄同遺跡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遊俠一

原漢書曰意氣高作威於世謂之遊俠 又曰背公死黨之義戍守節奉上之義廢 荀悅漢紀曰立氣勢作福威結私交以立強於時者謂之遊俠 又曰俗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時先王之所慎也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遊俠二

原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驚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福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屬而滅其家 淮南子曰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之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反謂其子曰汝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 戰國策曰韓偃嚴遂事於君二人相害嚴遂正諫直指舉韓偃之過偃拔劍趨之嚴遂懼誅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偃者至齊陰交肅政以意厚之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之屬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舉金為親壽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子者徒以親在今親已亡仲子所欲報者為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偃政遂獨行仗劍至韓直入刺偃而走而袍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 鴻書曰荆有仗飛者得寶劍於于遂還涉江至中流陽侯之波而蛟夾繞其船仗飛勃然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愛焉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風俗通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篡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 漢書曰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之勢悉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

首 **齊王**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敬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文嗣位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又趙王封弟勝為平原君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與孔穿者皆其客也

**原史記**曰漢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貫貸買陂田千餘頃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 **漢書**曰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

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

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也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

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上乃赦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少年多時時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

以勇聞關中 **綱目**曰漢高祖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卑甚高祖箕踞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請為王殺之王不從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卑甚高祖宿

心動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并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劓身無可擊者終

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

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脰而死 **漢書**曰朱家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諸所嘗施惟恐

見之賑人不瞻光從貧賤始專趨人之急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又曰袁盎為楚相免家居與閭里闒雞走狗雜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

死客送喪車千餘此亦有過人者原又曰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已右者必陵之在左者

愈貧賤尤益敬禮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以此多歸之 又曰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

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劇孟行大類

朱家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千金之財 又曰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解父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爲人靜悍陰賊不飲酒少藏亡命作姦剽攻劫鑄錢掘冢所殺甚衆及長改節以德報怨以軀借友報

仇自喜爲俠解姊子見殺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放其賊諸公聞

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然恭謹未嘗乘車入縣庭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

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解兄子斷楊揅頭公孫弘曰解以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罪尤

甚遂族解補又曰汲黯奸遊俠任氣節內修潔好直諫數犯主顏色嘗慕傅伯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

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補又曰鄭當時爲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天下有名士也 又曰丞相公孫賀子

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

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獲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

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從獄中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埋偶人祝詛有

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補又曰睦弘字孟魯國蕃人少時遊俠鬪難走狗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

秋嬴公以明經爲議郎符節令 又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性善書與人尺牘王皆藏

去以爲榮時列侯有子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 又曰

原涉字巨先哀帝時父爲南陽太守死官郡人賻錢千萬悉還之廬墓三年爲谷口令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

不言而治人常置酒請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問以喪事家無所

有涉乃削牘爲疏具記衣被飯舍之物分付市買日晷皆會其周急侍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喪

家子即殺之 又曰卬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原又曰萬

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言者與中書令石顯善顯坐免官徙歸故郡留其牀席器物直數百萬與章章不受客問其故章歎曰章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福耶人以此稱之 又曰婁護字君卿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歡心

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敬衆以是服之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唇舌毋死送喪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婁君卿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欲候護其主簿諫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久住移時 漢戴遵字子高多財好施食客常三

四百人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 東漢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爲游俠有名江淮與貴戚友善 東觀漢記曰郅惲之友董子張其父及叔爲鄉里戚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困將終惲往候

張張視惲歔歔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仇不復也惲即將客取仇人頭以視張張喜氣音絕惲見令以狀自首令應之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惲拔刃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使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 魏志曰典韋陳留人也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豪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警韋爲

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爲侯者懷匕首入殺永并妻徐取出車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一市盡追莫敢近者 又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讐解怨爲事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

強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集衆攻揖揖城守豐以昂爲不義合衆捕昂殺之故時爲之號曰東市相殺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

弓弩負旄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寧 裴啓語林曰晉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爲幽州刺史當之職感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常填門 裴子野宋畧曰寧朔將軍何邁素豪俠好聚斂士出入遊從者塞路 唐書曰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絕人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



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 又曰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童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卿壤不宜自剝殘宋鄭商禮之後皆爲名臣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 又曰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 唐郭元振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人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之 李白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好施 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胡証聞之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酬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標合其跼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酬者以此擊之衆唯之証一飲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世人稱其俠 唐書曰劉义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獨不善俛仰貴人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樊宗師見而拜之爲人性直率面道人短長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鴻書曰五代唐黃子野侯官人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其父時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伍徵時覆舟於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子白金於是漁者得伍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之子野曰子得其名乃令父喪羸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伍事義其爲人陰倍其價乃爲小賈之息久之既致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費以其半散之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荅因自悔見知於人遂變姓名焚毫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伍爲散騎常侍使人名之則亡乃令福州觀察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於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蓑獨卧雪中忽扣舷歌曰早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卧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遙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伍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設脫粟之食與之約曰旦日雲齋會於傳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

去矣 又曰唐萇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致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宋史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為鉅鹿富家傭保傭任氣結豪俠嗜酒捕

博 又曰焦繼勳少讀書有大志游三晉間為輕俠以飲博為事 宋張齊賢為布衣時傭有大度孤貧落

魏常舍逆旅有羣盜千餘人飲逆旅中居人皆惶懼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丈夫求一醉飽可

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延之坐齊賢曰盜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

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者三又取狔肩唱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錯愕咨嗟曰真宰相也不

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我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皆受不讓重

負而返焉 宋稗類抄曰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

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

曰願假此僕一日為之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

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翼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

也 又曰張乖崖詠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詰其主人力叩之主人

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常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強取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失節匪類約在朝夕

所以舉家悲泣耳乖崖明日至門側俟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假汝一至親舊家僕意尚遲遲強之而去出城

使導馬前行至一懸崖間下馬數其罪僕倉皇未及對輒以刀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

鄉後當謹於事也 又曰陳同甫亮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推

仆地徒步而進稼軒倚樓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 鴻書曰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

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

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曰我亦知書室青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

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陰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鉅鹿矣 明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牀夫復歸校伏牀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汝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出有賣菜翁常供蔬鄰家至是入門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牀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上歎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赦也即釋之 明獻徵錄張弼楊義士傳曰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伴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鞠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畢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 又高啓南宮生傳曰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藏厚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沂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常遇生客次願生不下已目攝生

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且介客詣生謝請結驥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 又曰曹州陳都御史九疇以將略樹勳寧夏最有聲而見忌王瓊桂萼不獲用晚節縱誕聲酒嘗宴客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亦不敢問之 又曰高中丞捷者新鄭相拱之第三兄也少輕俠武力絕人既舉鄉試矣猶與羣盜走馬剽劫行旅金帛盜捕得所引輒稱高三叔而匿其名與居址既成進士乃稍稍解居官所至以威嚴治辦稱每坐堂皇問事胥吏皆股栗無人色敲榜之下流血盈庭談笑自若後自南院罷歸莊居至夜分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一力士持鐵棒翊而出刃光如月慄疾若風盜數十人皆奔跌原野間有俯伏者呼而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捷笑而呼使入莊大作槌解酒飲食之亦有舊識者分予之錢帛叩頭別去三少年遂委質為高家奴終身 又曰左都御史劉燾與按察副使尹給皆嘉靖戊戌進士也二人皆有武力善騎射而燾於技尤精綸將討惰而橐中無一錢從少年陸博勝之得十金買一馬就道至百里外則得善馬抵都而橐裝滿矣蓋皆故所劫騎道贈之也燾後官濟南司理中原劫長往投之與飲噉無虛日二人皆不修檢出入多從妓女僮僕少年臂鷹牽犬馳獵為樂綸罷官一子曰乘衡以捷武至大將燾累開府南北竟以功名終其家馬捷如犬犬大如馬婦女作男裝男作婦裝

遊俠三

**原意氣** 權力上詳遊俠一權  
道及尹賞為長安令乃穿地深數丈名為虎穴捕盜內穴中  
**赤丸** 白刃  
漢書曰長安姦滑浸多少年報史受誹報仇相與操丸為橫

**燕市** 夷門  
侯荆軻飲燕市  
**借容** 結容  
漢朱雲字子游少通輕俠借容報仇古詩結容少年場

**屠** 自刎  
蕭改者軾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三游** 四豪  
有孟嘗楚有一春漢書曰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盜無列國公不賓禮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屠** 自刎  
蕭改者軾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三游** 四豪  
有孟嘗楚有一春漢書曰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盜無列國公不賓禮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屠** 自刎  
蕭改者軾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三游** 四豪  
有孟嘗楚有一春漢書曰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盜無列國公不賓禮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屠** 自刎  
蕭改者軾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三游** 四豪  
有孟嘗楚有一春漢書曰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盜無列國公不賓禮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屠** 自刎  
蕭改者軾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三游** 四豪  
有孟嘗楚有一春漢書曰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盜無列國公不賓禮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屠** 自刎  
蕭改者軾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三游** 四豪  
有孟嘗楚有一春漢書曰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盜無列國公不賓禮而斃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魏阮瑀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為上賓圖畫擢七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

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晉張華俠曲曰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樓遲熊羆穴容與虎豹林

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騰超如雷激迴旋如流光生從

命子遊死間俠骨香沒身心不懲勇氣加四方 又游俠篇曰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食客三千餘門下多

豪英游說朝夕至辯士自縱橫孟嘗東出關濟身由雞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趙勝南詛楚乃與毛遂行

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荆 左思詠史詩曰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

節與世亦殊倫高盼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鈞 陶潛詠荆

軻詩曰惜哉劍術殊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宋王僧達依古詩曰少年好馳俠旅宦游關原

既踐終古跡聊諄與亡言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鮑照擬古詩曰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矜帶佩雙鞬

象弧鏑雕服獸肥春草短飛韃越平陸朝游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又結客少年

場行曰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鈞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

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

我獨何為培塿懷百憂 原又擬古詩曰日晏罷朝歸與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賈僕遠相慕富貴人所欲道

德亦何懼 梁元帝劉生詩曰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京扶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醒

結交李都尉邀遊佳麗城 吳均詩曰結客少年歸翩翩駿馬肥報恩殺人竟賢君賜錦衣握蘭登建禮施玉

入含暉顧看草元者功名終自微 又古意詩曰西都盛冠蓋九達塵霧塞中有惡少年技能專自得玉鞭蓬

花劍金莖流星勒聊為路傍人寫鞋長楸北 王僧孺詩曰青絲控燕馬紫文飾吳刀朝風吹錦帶落日映珠

袍陸離關右客照耀山西豪雖非學詭遇終是任達遭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偶雞鶩寂寂隱蓬蒿

何遜擬輕薄篇曰城東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拓鞞隨珠九白馬黃金飾長安九達上青槐蔭道植鞞擊晨已喧

肩摩暗不息走狗通西望牽牛豆南直相期百戲傍去來三市側象牀杏繡被玉盤傳綺食 周王褒游俠篇

曰京洛出名謳豪俠競交游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關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庾信詩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細塵障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溼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  
河橋 陳沈炯長安少年詩曰長安好少年馳馬鐵連錢陳王裝瑞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燕寶劍似舒蓮  
去來新市側遨遊大道邊 陰鏗西遊咸陽中詩曰上林春色滿咸陽遊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像跨河影裏  
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周弘直賦得荆軻詩曰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  
酒水上擊離絃之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 楊縉賦得荆軻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  
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 又俠客控絕影詩曰  
青門小苑物華新花開鳥弄會芳春儂掌層臺浮麗日長楸廣路起紅塵園中追尋桃李徑陌上逢迎游俠人  
游俠英名馳上國人馬意氣俱相得白玉塵盧秋水劍青絲宛轉黃金勒復有魚目並龍文躡影追風本絕羣  
影入吳門疑曳練形來西北似浮雲寄語幽并馳射客未肯推名待借君 隋陳良游俠篇曰洛陽麗春色游  
俠騎輕肥水逐車輪轉塵隨馬足飛雲影遙臨蓋花氣近熏衣東郊闕雞籠南皮射雉歸日暮河橋上揚鞭惜  
晚暉 辛德源白馬篇曰任俠重芳辰相從競逐春金羈絡赭汗紫纒應紅塵寶劍提三尺雕弓韜六鈞鳴  
珂蹠細柳飛蓋出宜春遙見浮光發懸知頭上人 唐虞世南結客少年場行曰韓魏多奇節個個儻遺聲利共  
矜然諾心各負縱橫意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綠沈明月絃金絡浮雲響吹簫入吳市擊筑游燕肆尋源博  
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一顧長驅背隴頭皸皸戈霜動耿耿劍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起龍沙暗  
木落鴈門秋輕生狗知已非是爲身謀 張昌宗少年行曰少年不識事落拓游韓魏珠軒流水車玉勒浮雲  
騎縱橫意不一然諾心無二白璧贈穰苴黃金奉毛遂妙舞飄龍管清歌吟鳳吹三春小苑遊千日中山醉直  
言身可沈誰論名與利依倚孟嘗君自知能市義 盧照鄰結客少年場詩曰長安重游俠雒陽富才雄玉劍  
浮雲騎金鞍明月弓闔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孫臏遙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將軍下天  
上戰騎入雲中烽火夜如月兵氣曉成虹橫行狗知已負羽遠從戎龍旌昏朔霧鳥陣捲胡風追奔滄海咽戰  
罷陰山空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崔穎古游俠詩曰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  
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家且行獵弓矢速如飛地迴鷹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間

帶兩綬轉盼生光輝顧謂今日戰何如隋建威 王維游俠詩曰長安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迴臨關隴上行人吹夜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才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李白俠客行曰趙客綬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寬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英雄誰能書閣下白首太元經 又扶風豪士歌曰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賓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劍一揚着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吾心 又結襪子詩曰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又少年行曰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鬣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少年學劍術凌轡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鏑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託文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今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友人安可與成功 又五日東魯行荅汶上君曰下愚忽壯士未足論窮通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 又送薛九被讒去魯詩曰蛾眉笑變者賓客去平原却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毛公一挺劍趙楚兩相存孟嘗悅狡兔三窟賴馮諼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春申一何愚刻首爲李園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借問笑何人笑人不好士爾去且勿諠桃李竟何言沙丘無漂母誰肯飯王孫 李頎幽燕客詩曰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黃雲隴低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王昌齡游俠詩曰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擊卓雕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却月佩弓梢 杜甫少年行曰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

下馬坐人林不通姓氏羸蒙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王維少年行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少年相逢  
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高適邯鄲少年行曰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  
幾處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人交態  
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錢起逢俠者  
詩曰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元稹俠客行曰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  
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表盜九衢草草人面青此客此心師海鯨海鯨露背橫滄海海波分  
作兩處生分海滅海力使客有謀人不識測三尺鐵蛇延二國 孟郊游俠行曰壯士性剛決火中見石裂殺  
人不迴頭輕生如暫別豈知眼有淚肯向頭上髮平生無恩酬劍閣一百月 宋晁冲之夷門行贈秦夷仲曰  
君不見夷門客有侯嬴風殺人白晝紅塵中京兆知名不敢捕倚天長劍著腔炯同時結交三數公聯翩走馬  
幾青驄仰天一笑萬事空入門賓客不復通起家簪笏明光宮嗚呼男兒名重太山身如葉手犯龍鱗心莫懼  
一生好色馬相如慷慨直辭猶諫獵 明姚廣孝壯士吟二首曰一劍重千金曾將托生死不知燕趙間何人  
是知己相見便知心時聞擊筑吟懷思在一飯不用酒杯深 徐禎卿游俠篇曰四牡飭朱軒俠氣何翩翩夕  
鷺邯鄲道朝馳函谷關千金飾冠劍寶服芳且鮮徒御若雲浮周道直如絃堂中養死士被服皆珠璣握馬厭  
梁肉貝甲委如山片言傾五嶽萬乘慕其賢諸侯奉白璧爲壽卮酒前合縱連趙魏駕轂出齊燕仗劍歸質子  
矯節奪兵權噉噉日中議歃血重一言雞鳴脫虎口狗盜乃獲全天地相盪蝕四海如沸淵憑軾一抵掌解紛  
談笑間縱橫負奇節逸氣蓋八垓慷慨功名會何言七尺指策勳山河溢流光竹帛鶴何爲坎壈士撫劍獨長  
歎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驪馬宰青絲間里爭耀馳朝游吳姬肆暮入屠沽兒袖中挾匕首跨下黃金鉞然諾  
杯酒間泰山心不移東市殺怨吏西市仆仇尸裂眦白日變英風拉如摧突過銅龍門電影忽如遺司隸徒斂  
手行人莫敢窺橫行三輔間法令不得施壯義冠千古雄聲流四垂 李夢陽結客少年場行曰燈如列宿行  
月似九秋霜各攜黃金劍結客少年場 又過王子詩曰率爾高陽飲博徒酣歌結劍膽何羸金門貴客如相  
許徑脫鸛裘付酒壚 又送人之南郡詩曰鼓刀朱亥本微寒白首侯嬴是抱關不爲千金增意氣祇緣一諾

重丘山 李先芳劉生詩曰談兵羞燕頰負氣埒蚪鬚朝彈上林雀夜醉酒家胡片言傾四座千金直一盧撫  
劍平津道挾殺李金吾 又臨江節士歌曰臨江節士泣秋風夜來劍鳴深鞘中龜甲龍鱗各相似誰能辨我  
是雌雄 劉績結客行曰結客千金盡酬恩一劍存羞爲狗盜伍不傍孟嘗門 王廷相秦川雜興詩曰客行  
不束書大半是俠氣寶劍直千金上有飛龍字 李攀龍結客少年場行曰翩翩裘馬客遊冶長安城自矜有  
俠骨翫辭多交情羞倚將軍勢詎借傍人名利劍一在掌四海皆弟兄片言出肝膽杯酒如平生恩仇等白日  
然諾千金輕君看少年場意氣誰縱橫罵坐亦已麤探丸非老成淺之爲丈夫賢豪大所營長兄推魯連仲兄  
推虞卿小弟處囊中龜勉荆楚行但令稱國士不必取先鳴 王世貞俠客詩曰幸舍新彈鋏屠家舊鼓刀風  
塵看不見意氣爲誰高片語忽生翼此身如拔毛金張貴人里辟易鷓鴣袍 又詠史詩曰翩翩原營輩散金  
買虛名獨有魏公子好義復知兵取士識其真肝腑爲之傾一戰邯鄲完再戰大梁寧五國從若風強秦閉嘴  
澠積弱幸以強昏主墮維城 王世懋詠史詩曰烈士輕七尺由來殉知己知己問爲誰濮陽嚴仲子白刃起  
睚眦行遊報俠累平生所食客緩急難可恃顧盼求賢豪乃在軼深里政也方鼓刀辱此卿相軌捧觴意何長  
肝膽向君委獨行謝車徒匕首入韓市鷹擊無完膚餘勇自屠毀慨意酬所知雄名付其姊遐哉壯士規寧爲  
百金死仲也何足云所貴得茲士三歎令心哀九原不可起 吳國倫名都篇曰名都故佳麗少年何翩翩千  
金飾寶劍百金縲文鞍臂鷹走東郊戲馬過上關力能嚙飛鏑巧能承弄丸馳騁不言勞角觜相更端雙隼從  
何來疾風翔雲間滿引明月弓厲鏃忽應絃一矢貫雙隼馬驟不及鞭觀者稱神奇狐兔不敢前暮入胡姬肆  
挾瑟當壚彈清酒滿玉壺珍蔽羅翠盤密坐屬所私一博呼十千旁若無世人意氣矜相憐出門夜未旦白雲  
何漫漫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馳馬飾雕鞍玉珂何珊珊當場負意氣結客空長安一語成莫逆千金盡交歡  
日月豈足警睚眦各有端相求等敵國赴急纓危冠恥就四豪食不屑萬乘千力能脫季布軀可借燕丹劍衝  
無衆工義聲薄區家新生驚蹈海公子下抱關烈烈布衣士遭逢良獨難探丸與竊鉤盜俠居民間 顧瑛詩  
曰儒衣僧帽道人鞵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傑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原**詩曰無德不報。又曰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原**曲禮曰其次務施報

禮尚往來。左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莊子曰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又曰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私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前漢禮

樂志曰泱肌膚而藏骨髓。李固傳曰竊歎古人一飯之報。任彥昇彈文曰自項至踵功歸造化。柳文曰

與哀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唐文粹曰報德空思奉細消。杜甫詩曰寸心銘佩牢。劉禹錫詩曰

恩光到敝廬。又曰白首垂絲荷不遺。王安石詩曰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縷袍。蘇軾詩曰人情貴往還不

報生禍根。**冥**報易曰作善降之百祥。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杜甫詩曰

側聽飛中使重榮萃德門。韓愈詩曰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負**德左傳曰昔惠舍言。韋應物詩曰咫

尺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歐陽脩集曰未乾薦福之墨已彎射羿之弓。蘇軾勤上人詩序曰歐公

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

報德二頁報 負德剛

**原**毛詩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

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呂氏春秋曰秦穆公失右服馬

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公笑曰食駿馬肉不飲酒子恐傷汝也遂餽飯而去及一年為韓原

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晉梁由靡已扣穆公左驂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鬪車下遂大魁晉反獲晉惠公以

歸。**左**傳曰楚子享晉公子重耳公子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又曰

城濮之戰楚子玉從晉師晉師退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又曰晉侯入曹令無入

僖負羈之家報施也。又曰晉侯秦伯圍鄭鄭人與秦伯盟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

還也亦去之。**原**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

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日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

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

敵久矣遂平晉君 左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伏甲而饗之初宣子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單食與肉寘

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醫桑之餓人也 又曰楚王送知營曰子歸何

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若帥偏師以修封疆

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奔至吳溧陽女子

擊絮瀨水上子胥乞食女子簞瓢壺漿而食之子胥去五步顧女子已投水後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歎曰吾

嘗飢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將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之中而去 又曰吳師入郢引軍擊鄭

定公前殺楚太子建而困迫子胥由是怨鄭兵將入境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之分邦而

治漁者之子曰臣能還之子胥軍將至漁者之子當路叩橈行歌曰蘆中人蘆中人子胥驚請與語曰吾是漁

父者子吾君怖懼令於國中有能還吳軍吾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先人與君相遭於塗今從君乞鄭之罪也子

胥曰吾蒙子先人之恩以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子之功乎乃釋鄭初楚欲殺伍胥伍胥夜亡得脫追者在

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撐船知伍胥來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千金以遺父父曰楚賞五城金

子錐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 左傳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

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籛旗於子

姚之幕下曰請報主德 呂氏春秋曰簡子有兩白驢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驢病也 廣門之官夜款門

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驢之肝則止不得則死請入通董安虧御於側簡子殺白驢取其肝

以與陽城胥渠無何趙與兵而攻翟廣門之官七百人皆先登 晏子曰晏子以粟金遺北郭騷騷辭金受粟

有閭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遂造公廷曰晏子天下之賢去齊齊國必侵不若

先死乃自殺公自追晏子及郊而反之 說苑曰陽虎得罪於衛比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

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春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

君所樹者蒺藜也 國語曰范蠡乘扁舟以浮於五湖越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為范

蠶地曰後世有敢侵其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于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

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餼舖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急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

羊羹亡國以一壺餼得二死士

又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

諸所嘗見德者一人猶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

子深是以後子 秦范雎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不能內臣於函谷關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

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乃拜稽為河東守 朱亥謂魏公子無忌曰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

乃臣效命之秋也 史記曰漢蕭何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隸咸陽吏皆送

奉錢三何獨以五及為漢王以何為丞相後封鄼侯父子兄弟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常隸咸陽時何

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漢書曰陳平既貴寵封侯乃謂高祖曰臣不因魏無知無以得見陛下請報之

原史記曰項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歸楚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策不用

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

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信絕去釣於城下有一漂母哀之飯信

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徒為楚王都

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名辱己少年以為中尉告諸

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又曰漢高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為

劉氏先有功於漢者又曰爰盎為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

侍者通乃亡歸盎自追還遂以侍者賜之及爰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

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謝之而去 又曰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名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漢書曰張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賀下蠶室宣帝養掖庭賀拊循恩甚密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賜其後爵關內

侯 又曰邴吉以故廷尉監治巫蠶獄時宣帝以皇曾孫坐繫吉保護甚力後定策立帝吉為人深厚不伐善

開蠶頭名 卷三百一十一 人部 報德

絕口不道前恩上賢之封博陽侯臨當封吉病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古未獲報非死疾也後果愈漢書曰蓋寬饒為衛司馬躬察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交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復更留一年以報寬饒

厚德宣帝嘉之拜寬饒為大中大夫又曰何武免戴聖子死武每奏事京師未嘗不造門謝恩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讌會諸夫人各前言為趙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為太僕引見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原三輔決錄曰高陵龐勣為郡小吏東平衛農為書生窮乏客鍛於勣家勣知其賢禮待過常農曰為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果為馮翊勣為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名問乃悟舉為尚書郎左右丞

又曰趙岐避難四方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屏人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閭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得死友在外岐即匿嵩家積年乃出後詣劉表時嵩在座不為表所識岐向表說嵩表甚奇重之共表嵩為青州刺史

原魏畧曰楊沛為新鄭長課民蓄桑楛登豆積得千餘斛太祖西迎天子軍無糧沛乃進乾楛後為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緇百匹以報乾楛也

又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其父伯南風與太祖善表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太祖為寇所追走入秦氏寇問所在伯南曰我是也寇遂害之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原又曰太祖平幽州名孫禮為司空軍謀據初荒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

又曰郭援捕得賈逵逵不肯拜謂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閉土窟中逵謂守者曰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祝公道憐其守正夜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姓名援破後遠知出已者是公道後坐他事伏法逵救不能解為之改服

原華陽國誌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公聞而義之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

馬刺良於萬眾中斬其首盡封其物稱書告辭而歸先主

吳志曰太史慈避事之遼東北海太守孔融遣人訊問其母並致餉遺後融為管亥所圍慈單騎見融既又求救於劉備得兵解圍吳錄曰孫權既斬黃祖

作二函欲併誅蘇飛甘寧之在祖軍也獨飛厚之寧爲請叩頭流血權曰爲君置之若走如何曰飛受更生之恩豈圖去若有萬一寧頭當代入函也乃舍之 蜀志曰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此之時進退狼狽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使不得行其意耶 于寶晉紀曰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及濬伐吳先所全育者皆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死 晉書曰顧榮晏飲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啖之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及趙王倫敗榮被執其人爲督卒救榮得免 又曰初范逵過陶侃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眺爲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 又曰郝鑿嘗食周翼粟鑿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又曰蘇峻反庾水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有郡卒以船載水過湖江得免水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不願名器少苦不得快飲使酒足餘年畢矣水爲起大舍市奴婢使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卒不惟有智且亦達生 宋書曰王鎮惡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 陳書曰陰鏗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以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行觴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唐書曰尉遲敬德名恭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宋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諭乃與尋相舉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屈突通等勸王殺敬德王察其無叛意釋囚名見卧內且賜之金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大呼橫刺雄信墜翼王出王顧曰何相報之速耶 又曰李大亮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自匿不言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之拒不受言於太宗乞悉以官爵授弼太宗爲還弼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又曰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所讓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酬贍其家 唐李泌嘗薦建寧王倓爲范陽節度與李光弼犄角時張良娣與李輔國惡泌使曰先生薦倓得展臣子之効無以



報德請爲先生除害因以良娣爲言必曰此非臣子所言願王置之使不從 德宗時李泌爲相帝問誰與卿有恩者泌言臣曩爲元載所疾謫官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蓄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秘而不言勉起見父臣常謂其長者思有以報帝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賜以金紫 鴻書曰唐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佞韋臯也初暢受知於臯乃爲獻之臯大喜贈羅八百疋韋卒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 文公廟記曰唐韓愈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期喪以報德 唐書曰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有恩於李晟後貶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撫其三子皆爲成就官學人皆義之 李德裕薦丁柔立爲左拾遺德裕被貶柔立上書直其寃坐貶南陽尉續世說曰唐柳仲郢字諭蒙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兆尹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思獎及此仰報感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仲郢嘗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可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孤絢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絢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悅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烝嘗誠增痛惻絢深感歎與從質正官負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節度使質環辟爲從事環與唐莊宗戰於胡柳敗走一騎追及獨凝隨環即引弓射殺之因此得免環戒諸子吉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貴爾輩謹事之因妻以女 楊晟降蜀王建其愛將姓安者建謂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建謂其志不回乃戮之 詩話曰宋馮京嘗薄游爲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關中王方帥滑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 宋史曰郭進爲山西巡檢使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送進令殺之會北軍來侵進語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薦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以聞還其職 藝苑卮言曰明鄭郎中善天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發鄭卒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 明嘉清初兩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舟抵臨清聞父中彈章下部議甚憂忽鄰舟客曰君所憂可知也

因出諸權貴及其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行金二千金於諸人得完壁矣孝廉感且駭問所欲曰明歲尊大人某日戮大盜此不可免但冀緩三日耳明歲省父某日轅門果縛一人將行刑顧視乃髯客即入白父托故緩三日竟戮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游西湖天竺間忽遇髯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子乎曰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遊又小有營爲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來也當時已知有今會此亦數定言訖劇醉而別冥報楚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白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恐後人見乃殺埋之母曰兒有陰德必有陽報後爲楚相漢王翁孺曰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千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于公所決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請治之于公令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幽明錄曰漢何比干夜夢貴客車騎滿門既覺有老妪求避雨而衣不溼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因出懷中凡九百九十枚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不見何氏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東漢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爲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芝田錄曰唐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長安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一帶在鬧中女奴力勸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未取去公爲守衛至日晏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婦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有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撫言曰唐裴晉公度質狀眇小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游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路津要實於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授之後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范文正公述曰五代實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祖父謂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告之曰汝數年以來名挂天曹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宋二宋少時有胡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萬人之命者試思之曰堂下有螿穴爲暴雨所侵吾戲編竹橋以渡螿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祁果中魁選章聖臨朝以弟不可先兄乃以庠

為第一 林積劔浦人嘗入京至蔡邸得一囊有北珠數百顆詢之知巨商宿此積曰此吾故人令來上庠相訪悉歸之慶曆中第進士補循州推官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塵史曰宋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貨錙鉅萬城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其屋漏則為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隆冬苦寒則蠲舍給一月建中初無子晚得子紆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紆有子五世祿不絕 負德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功乃謀殺衛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使韓簡視師復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漢書曰王莽使安陽侯舜見太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力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彘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 晉書曰左雄薦周舉為尚書雄舉馮直坐賊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 又曰崔洪舉郝詵詵後奏洪曰我舉郝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 宋書曰劉湛之入也殷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使義康毀景仁於帝景仁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

報德三 異報 物報 謝恩附

**原真褚** 倒戰 晉荀勗在楚鄭賈人將真褚中以此說謀之未行而楚自歸 償一飯 退三舍 俱詳上

**入宮** 不望報 晉公子重耳至曹倍負羈之妻饋餐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綈袍之恩 國士之報 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取綈袍遺之後曰吾不

乃投金於承塵而 坂頭義漿 城南鬻飯 投金承塵 投金瀨水 後漢雷義常清人不受金罪後以

年有一人號飲以一升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種之得五雙白璧因名玉田 雲漢友議曰南卓嘗游上蔡

蔡守待之為客每宴集名之吏白以衣冠解不敢赴由是益困惟城南鬻飯 雲漢友議曰南卓嘗游上蔡

刑吏而 原哭止宿草 祠設上賓 晉兄弟逐隨積年為營 航雁置居宅薦於元帝帝辟公府後又與分甘府情

卒感生成之恩遂為詹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 李固 既喪門生 冥報結草 起洲 左傳晉魏顆敗秦師

力成匿其少子變得免成卒變葬之每節為說上賓之疾而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頭而願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子是以報 晉書殷仲堪見流棺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 王忱繡被 周輝金環 貫請京

自稱為徐伯元 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 水有岸為洲 將為州 侯果臨荆州



於太祖太祖之翼深德壽曰錢刑為國非為私也 漢張安世薦士士謝之大恨不為通曰拜官公門而謝恩私室非義也

報德四

**原往來** 禮往而不來非禮也 死力 報生以力 **守死** 死以報德 致命 與彭龍書匹夫勝婦尚能致命一餐 **鮒魚** 豈鮒

心能報東 蟻垤 難酬王 萬德 洪恩 重恩 杜牧詩 重報恩 思伯答詩 報 生 死 肉 骨 左傳 蓬子馮曰吾

肉骨也 沾沫照及 元 難 詩 潤 溜 沾 濡 提攜 拂拭 善 價 拂拭 長 祈 安 惠 深 榮 過 又 詩 惠 深 范 叔 錫 鮒

**原重施** 而報 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 三施無報 德 詳 上 報 以 德 報 德 禮 以 德 報 德 則 人 有 所 勸 以 德 報 怨 又 以 德 報

也之仁 小人懷惠 論 故人念舊 恩 敢忘大惠 爰修舊好 惠不可棄 德不可忘 道不虛行 仁無

遺舊 **肝腦塗地** 不足塞責 及軀糜骨以甘心願 陳子 身伴蟬翼何以受恩 死輕鴻毛固得其所 類

結纓伏劍 少謝萬一 剖心摩踵 以報所天 江文 感君恩重許君一擲 李白詩 感君恩重許君 命泰山一擲 輕鴻毛 定是酬

恩今朝命輕 王維詩 定是酬恩 絕纓之臣 竟答恩於楚主 啖炙之士 終酬德於顧榮 緋袍雖薄尚繫

須賈之仁 算食且微 終酬宣子之惠 烏鳥私情 得盡歡於長養 犬馬微力 措效死以酬恩 白崇 禽

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 豫讓之身 感國士而能漆 張九 蓬萊謝恩之雀 白玉四環 漢水報德之地 明珠

一寸 度信

報德五

**讀詩** 唐盧照鄰劉生詩曰劉生氣不平 抱劍欲專征 報恩為豪俠 死難在橫行 翠羽裝劍鞘 黃金鏤馬纓 但令

一顧重 不惜百身輕 李白經下邳 圯橋懷張子 房詩曰子房未虎嘯 破產不為家 滄海得壯士 椎秦博浪沙

報轉雖不成 天地皆震動 潛匿游下邳 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流水 曾無黃石公 歎息

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 又詩曰莫持西江水 空許東溟臣 他日青雲去 黃金報主人 又古風曰鳳飢不啄粟

所食唯琅玕 焉能與羣雞 刺感爭一餐 朝鳴崑丘樹 夕飲砥柱湍 歸飛海路遠 獨宿天霜寒 幸遇王子晉 結交

青雲端 懷恩未得報 感別空長歎 又贈武十七 諤曰馬如一疋練 明日過吳門 乃是要離客 西來欲報恩 笑

開燕之首 拂拭竟無言 又淮陰書 懷寄王宗城 詩曰暝投淮陰宿 欣得漂母迎 斗酒烹黃雞 一餐感素誠 子



爲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爲輕緬書羈孤意遠寄棹歌聲 王維夷門歌曰七國雄雌猶未  
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羸停駟馬執轡逾恭意逾下亥爲屠肆鼓刀  
人羸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劍頭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姚合詩曰得  
陪桃李植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含冷涕謝東風 鄭谷即事感恩上狄右丞詩曰庾公  
垂顧遇王粲許從容首薦叨殊禮全家寓近封白樓陪寫望青眼感遭逢 又詩曰自賀孤危終際會別將流  
涕感階緣平昔苦心無所恨受恩多是舊詩篇 明高啓少年行曰下直平明出禁門提攜博局伴王孫寶刀  
不敢將輪却明日沙場欲報恩 李攀龍詠古詩曰薛公得馮驩門下知者誰十日居傳舍乃問客所爲死生  
惟一劍彈缺何其悲授室締高國驅車出中遠主人意已厭同列寧見推田文既失位傾身與持危片言悟齊  
主復相名益垂奇士多侮世藏用匪可窺

**賦**齊謝朓酬德賦曰右衛沈侯眷予以國士四年忝役朱方見贈以詩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故稱  
之酬德賦云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騫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拊翼嗟歲晏之數歡曾陰默以悽惻  
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爲深信懷之其何已君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光景  
申游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爲佩帶芳猷而爲服子寤跡以多悔媿離厄而獨處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  
幽要戰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闈願同車以日夜誠望昏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春落景之徂暉若清顏之倏忽  
恫歡賞之多違 **明**盧柟酬德賦曰昔謝宣城作酬德賦以報沈侯柟自庚子歲被誣繫獄十年餘自分朽  
骸永絕人世趙王殿下惘然鉞柟四賦灑以瘝藻用雪梧臺之寃壬子冬柟既以上命平反迺如趙朝謝王哀  
其窮錫之珍饌肉藥寵隆渙輸天日疊耀方之宣城所感爲德何如然神以理超情以文遣匪辭之麗斯焉取  
酬於是因謝名篇聊著鄙賦曰爾適歲既暮時將竭寒蜚鳴流芳歎搖落洲渚沈鬱丘樊千里直視黯然銷魂  
情感鷓鴣愁妻斷後悵氛濁之褊狹馳清想於天堦慨夸父之鄧林手燭龍於崑崙縹余馬兮扶桑枝涉余巖  
兮桂水湍拾江妃之明璫跨湘靈之翠鑿於是巖巖互起江河橫變封豕卧啼雄虺坐眄風靈傷足晨風瘁齟  
汨海濟以傾檝歎凌風而鍛翰豈蒼蠅之點玉實萋菲之交痛囚圜土兮曳長纓俛寃頭兮泣吞聲仰飛鳥兮

不可攀思日月兮何時明嘉慶卿之撰籍希黃霸之授經簡一閱而三歎魂竟夕以九升志沈緬以鬱陶氣於  
邑而填膺揮思彤管裂東竹素秋溼就章風謠託賦信陰陽之迭運題虧盈之無愆將長號於帝閭賴造始於  
英藩偉神聖之授彩播天人之名篇浙瀝液以淫灘紛藻潤而芳妍振金碧之琳琅照丹牘之瑤爛羌雲涌以  
霞駁修龍變而鳥審皎若凌天河窺織女雲漢之章鏘若升清廟聆師涓洞瑟之絃隋末伎於何李藉隆譽於  
謝田翼二京之可絡埒三都之並翺警司命之炯旨款士師之駭言爾迺聲流臣工華照八表市虎解護亭姬  
雪慄返景崦岫合劔龍沼起灰靴兮發夜臺披雲霧兮天門開攬衣帶兮非疇昔聊躑躅兮心魂哀於是緩貳  
負之虛械落華表之靈思錐城郭其如故已人民之半非陟北堂以徬徨痛考妣之先違二稚逝以如往一女  
殞而方歸彼蓬婦之苟活亦老醜而堪悲涉園亭以凝眺見蒹葭之蒼蒼橋偃蹇以斷石壁墜地而橫窗雲幽  
咽於翠岫葉蕭瑟於銀牀瑤草委兮於壑桂枝凋兮垂牆望佳人兮不還歲將杪兮怨長於是季冬嚴寒北風  
驟肩江雲結凍海煙飛雪蒼隼凌颺代馬警節邁世懷賢銜恩赴國仰攀噴吮俯涉清冽揭闔闔以延佇遵玉  
階而屏營辟連錢以銜釘脯疏鏤而瑣青爛昭華於東序裊翠葆於西清擬承明之形廬或鈞天之帝庭罔蚪  
頰之萃渥冠日表之奇榮侍螭頭以傲辭撫龍翼而若驚爾迺玉音綸發神哀燦亮天風四敷春陽曩暢八珍  
馨流三鶩芬颺馳羹已雷鳳爰再既醴酒陳兮汎翠瀾醉起舞今嬌朱顏願君王兮惠一見壽千秋兮歌瑤壇  
精髣髴其如思情邑鬱而弗安步徒倚以舛陞涕淋漓而流泉將振翻以遐舉忽掩臆而長歎元雲鬱以凝盼  
悲風颯而無端昔園門之多險嬰金鐵之拘聯效魑魅之微軀望豺虎之一餐敢謬想於煙闕覽清輝於鳳鸞  
德裕命而匪測恩潤身於無挺幸濡翰於藝圃銜一羽而塞乎巨川迺爲之謠曰若有人兮滄海湄汲光景兮  
馭雲螭時蹇產兮隳淵涯究將逝兮長離思大人造兮參南離恢寬網兮趨塗泥惠芳腆兮恩不訾誠既感兮  
我心悲愉丹悃兮歷賦詩彌億萬兮英聲垂

書

漢谷永謝王鳳書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將軍悅其狂言擢之早衣之吏廁之寶册一作臣之末不聽浸

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周士篤密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  
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劉向復恩篇曰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

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求其當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起異之恩則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蝨蝨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蝨蝨巨虛蝨蝨巨虛見人將來必齧以走蝨非性之愛蝨蝨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利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也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銘宋蘇軾三槐堂銘曰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息惡者以驕盜賊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及其定也而善惡之不爽其報也久矣吾觀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間歷事我朝太祖太宗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於是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及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吾不及見魏公而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唐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處鬱

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論唐李德裕冥數有報論曰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叶於沙丘為諛以久秦寒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雘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秦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決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色可也惟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游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不以為恨也余嘗三過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續緒果入禁苑及為戶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纔列寶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俄亦竄逐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為茫昧今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頽廢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懦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乃中人有強悍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盪焉則無能為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為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宋秦觀白敏中論曰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

之事未可深咎也愚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負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緣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冤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售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扣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爲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爲無罪也